

史228.21  
574.2

4379  
:52

部 =

~~史222  
574  
部~~



具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一

宋 李壽

神宗

熙甯四年三月丙戌朔上批聞太原府有鄉村婦人數

千叫號入府門納農器未知虛實其調發荒堆夫遠放

散令河東緣邊安撫司問其事安撫司言無之

詔陝西轉運使修婁城等堡寨其見科買物並權罷

丁亥判大名府韓琦言懷州災傷最甚自春下戶闕食

近申轉運司貸以米粟已下諸縣支給而提舉常平倉

司指揮罷給止令轉運司以省倉米賑貸上批方今河

北有災傷甚處省倉歲計有限必不能多賑給常平廣

惠倉斛斗須相兼支借令河北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一



覺察州縣無得阻抑人戶不盡支散致逃移失所夔  
州路轉運司孫桷張詵言杜安行等奏討平夷賊斥地  
七百里獲鎧甲器仗三百糧六百餘石見安集夷戶佃  
蒔起輸租賦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  
以聞又詔夷賊梁承秀李光吉雖已授首尚有王袞  
未獲可令轉運司速選人擒捕及諭使歸首六年二月  
考中書欲支章惇見任料錢添支并給驛券上批惇  
已請添支又請驛券恐礙條貫檢嘉祐以來至近歲例  
呈馮京言近方有此例王安石曰嘉祐治平已有例且  
陛下患人材難得今無能之人享祿賜而安逸有能者  
乃見選用奔走勞費而與無能者所享同則人孰肯勸  
而為能如惇以才選令遠使極邊豈可惜一驛券縱有

條貫中書如臣者亦當以道揆事佐陛下以予奪馭羣  
臣不當守法況有近例上曰有例須支與兼其所得不  
過數百錢不為多也四月二日丁亥先是李承之薦惇於  
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  
才可用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惇  
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此據邵伯溫見  
亥月丁免河東運糧草入西界義勇強壯捉生戶今年  
兩稅支移折變仍免一料和糴支移義勇凡一萬五千  
人其逃亾者五千餘人並放罪令復業及權倚閣隨軍  
係役人未納殘稅從轉運使韓鐸奏也權發遣延州  
趙高言西賊犯撫甯新築堡不守將士千餘人皆陷沒  
上閱奏閔然曰近遣人至婁城探視來見所築堡殊不



堅完但一土牆圍爾固已憂之今果亾千人邊城舉動  
後宜深戒也先是高奏二月甲戌賊圍撫甯折繼世高  
永能等重兵駐細浮圖去撫甯咫尺婁城兵勢尙完种  
諤在綏德城節制諸軍若令永能等會婁城兵與撫甯  
相應賊必奔潰聞諤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  
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等涕泗不已乃追折繼世  
兵回方議戰守賊已得志而歸前此臣數與韓絳言諤  
繼世皆不可用恐貽朝廷憂而絳不聽也達時爲鄜延  
路都監永能文岷從孫始諤以兵六千屬永能先驅入  
銀川婁城五戰皆克新舊紀於丙戌日並書夏人陷撫甯堡  
戊子上已假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出陝西轉運使奏慶  
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爲憂文彥博曰朝廷施爲務

合人心以靜重爲先凡事當兼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  
陛下卽位以來勵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  
上曰三代聖王之法固亦有弊國家承平百年安得不  
小有更張王安石曰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有何不可  
萬事頽墮如西晉之風茲益亂也吳充曰朝廷舉事每  
欲便民而州縣奉行之吏多不能體陛下意或成勞擾  
至於救敝亦宜以漸上頷之彥博又言行交子不便上  
曰行交子誠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財用旣足則自不須  
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難不能無有不得已之事馮京曰  
府界旣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上曰淤田於  
百姓有何患苦比令內臣拔麥苗觀其如何乃取得淤



田土視之如細麩然見一寺僧言舊有田不可種去歲以淤田故遂得麥兼詢訪隣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為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彥博曰保甲用五家為保猶之可也今乃五百家為一大保則其勞擾可知上曰百姓豈能知事之曲折知計身事而已但有實害及之則怨有實利及之則喜雖五百人為大保於百姓有何實害而以為勞擾乎安石曰交子事誠如陛下言之非得已然陛下宜深思財用不足人材未有足賴者於邊事姑務靜重而已若能靜重以待邊事則夷狄未能為患於是可以修內政內政已成人材足用財力富強則為之無不可者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

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彊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人推行爾安石曰若務要人推行則須搜舉材者而糾罷軟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則人心豈能無不悅如趙子幾在府界案一王愷有濫有贓而近臣乃或以子幾案愷為刻薄小人不當獎用上下相扇為苟且不欲奉法類多如此則誰肯推行法制者陳留一縣因趙子幾往彼修保甲發舉強劫不申官者十二次以數十里之地而強劫不申官者如此其多則人之被擾可知矣條保甲乃所以除此等事而



議者乃更以為擾臣所未喻也然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而去害則為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為又有事誠可為而時勢之宜未可以為者如討夷狄拓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也且禮記以為事前定則不貽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可臨時為人論議所移也書戊子慶州廣銳軍叛已丑詔叛兵歸首免罪惟首惡不赦辛丑詔得叛兵降者賞如斬級新紀但書慶州廣銳卒叛乙未平之是日安石又為上論呂大防不能了延州上曰大防不如趙高又曰郭逵可用但韓琦惡逵耳又論种諤曰是所謂事成而卿不成而烹者也陛下計利害與諤異彥博因毀諤安石曰諤若委以兵三二千令出入境上擾擊蕃部即似可用顧不可純倚仗也上曰用諤如馬隆即無傷

已丑遣內侍李舜舉往環慶路詔經略司曰兩營軍士必非盡同謀父兄子弟難盡監守宜止推究首謀者家屬處置其餘父子兄弟毋得監守其務安存慰諭之應被脅從如能歸首皆免其罪如能執殺元結連之人當議厚賞其已擒獲即具得賊之人馳驛以聞當於例外行賞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田十頃為學糧元有學田不及者益之多者聽如故仍置小學教授凡在學有職事以學糧優定請給又詔中書五路舉人最多處惟河南府青州已置學官餘州皆選置教授以蔡州觀察推官陸佃等為之選陸佃等在條例司言欲令諸路轉運司具屬州繁劇縣分主戶二萬以上增置丞一員以



幕職縣令人充從之 麟府路承受蕭汝賢等言宣撫判官呂大防相度存新修堡寨留三千人防托有軍士數百人誼訴於大防帳前不能禁斬一人而後定今所修寨實無益望早處分詔河東經略司并王慶民依所受宣撫司指揮運第一寨糧草樓櫓等於神堂寨移兵馬近裏駐劄先是韓絳奏河外所修荒堆寨久遠不可守已令廢拆且抽兵圓而大防獨不肯絳因使大防以便宜往相視大防又遷延麟州不即往大風雨役人暴露終夜叫號河外官皆以為言王安石白上曰朝廷使宜只付韓絳豈可轉付大防欲戒大防凡事當申宣撫司毋得徑行荒堆寨乞令毀拆如宣撫使指揮上疑大防方往相視安石曰若不決然可棄絳豈肯如此不須

竢大防報也上既手札諭大防乃降是詔此據呂大防四日御札并王安石日錄刪修上謂安石曰綏麟通路在理可為但种

謂倉猝故不能終其事爾安石曰西夏未甯不害聖政民力困敝實可憂今陛下即位數年閱天下義理日多

求治之心日篤邪說蔽欺日益照察如此何憂不治朝廷既治遠人自賓如尙偏疆沙漠但當蓄財養力考擇

人材一舉破之豈但綏麟通路而已通綏麟路云云並并載棄婁城後今仍存此詔樞密院鄜延种諤燕達涇原周永清

王甯劉慶种詒環慶种診任懷政秦鳳向寶劉舜卿麟

府王文郁許咸吉曹偃張居等十四頭項兵馬各曾出

畧遇賊並有斬獲其得功將校契勘速與行賞此據御

官職及功勞畧附見



辛卯上批已降指揮依韓絳所奏罷河外所修荒堆三  
 泉寨并追回吳堡屯兵仍令河東轉運司速指揮諸處  
 見役強壯義勇人夫悉令放散自今合用人夫須奏聽  
 朝旨方得差發遂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轉運司若軍期  
 急速須調夫役奏稟不及方得據實數差訖以聞 遣  
 屯田員外郎周之純相度廣南東路均納丁米所過州  
 縣有奉行新法不職者體量以聞馮京曰數遣使不便  
 不如即與一監司名目王安石曰數遣使極無害可以  
 試人材今未試而與監司則可惜上以為然既三月乃  
 命之純權發遣本路提點刑獄周之純未詳邑里均納  
 其事當考詳周之純相度後如何施行除提刑在六月  
 十四日彭汝礪誌金君卿墓云丁米不均積為廣民患  
 使者議論反復更六七人未定及君卿為轉運使搜括  
 隱丁人始無幸免分上中下三等富者多取之而不為

虐貧者寡取之而易給人乃以為平  
 按此則周之純初未嘗了得此事也

壬辰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郭逵判永興軍初命王  
 廣淵自慶移永興及廣銳兵叛朝廷憂之乃罷廣淵而  
 更用逵時叛兵散擾關中長安城守逵至則撤警去備  
 追巡邏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吏卒入山谷擒盜人情乃  
 安 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李肅之同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江淮發運使天章閣待制薛向權發遣三司使向  
 職未至學士而賜以金帶示特恩也 詔遼州官吏免  
 劾罪仍賜知州司農少卿李宏敕書獎諭以河東路體  
 量范育言昨本路舉兵出畛惟遼州約民力所勝而餽  
 不失期轉運使猶以科調不如數而劾官吏乞從矜貸  
 故也 詔陝西河東路經略司招納蕃部須簡閱團結



強壯人令著生業平居不蠹邊儲緩急可以禦敵自今來者有保任無姦詐即依例與銀絹安存亦勿復遣人深入招誘

新陝西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朱迪請對詔迪罷行

癸巳改迪知陝州二月乙丑不遣李崇貴命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昭州防禦使涇原副都總管張玉陝西招捉賊盜

入內副都知宣政使陵州團練使張若水副之應會合

捕盜官並聽節制若水至陝西則叛兵已潰散玉亦歸

涇原矣賊已潰散玉歸本路此據御集

甲午上批樞密院言保甲擾人事令王安石體量虛實

安石以為問得頗有之為姦人扇惑恐刺為義軍故也

欲令提點司人分頭撫諭馮京言不須以五百人為一

保管仲內政寄軍令亦只是五人為一保上欲且罷都

保正安石曰不須罷都保正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

上言久遠須至什伍百姓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

公私財用不匱為宗廟社稷久長計募兵之法誠當變

革不可獨恃上曰密院以為必有建中之變安石曰陛

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上問建中

所以致變安石曰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疎陸贄其不亾

者幸也據日錄於三月九日載此事合附見更考詳

參照陳瓘論曰安石云非什伍其民而用不可以時樞

致治強蓋安石欲變募兵宿衛之法故其言如此密院言因置保甲有截指斷腕者安石初以為然既旬

日更自上曰臣召問開封差役公人以為保甲皆人情

願無不便者實不如樞密院言又得趙子幾奏推究截



指者兩人其一人遍問無有一人蓋因斫桑誤傷有三  
人為之證臣所問乃初倡言者也此據日錄十九日所書安石持之不堅則

此時保甲必罷矣欲見事實故具載之于此文彥博言向因進對蒙詢及

黥兵民兵利害臣與吳充即時略具大旨上對然而天  
威之下頃刻之間固未詳悉臣退而復思自陛下臨御  
以來焦勞庶政以兵者大事尤所垂意三四年前樞密  
院檢錄得開寶初至治平中內外兵馬大數頗甚詳備  
遂議酌中定為永額比至道前即差多方慶厯中即頗  
減內壯根本外護邊陲去冗留精適用省費蒐補訓練  
皆有條理又以三路隣於羌胡即有屬戶蕃兵弓箭手  
之類以至次邊州軍盡置義勇緩急調發以應征防若  
守將處之得宜經久必無闕事兼向時諸路郡縣額外

增置弓箭手亦欲防虞盜賊如此紀綱臣以謂深協方  
今之宜頗得備預之理設有未至或有廢墜即當彌縫  
振舉之可也恭惟太宗之定天下也止用此兵真宗仁  
宗英宗之守天下也亦用此兵累聖相承而無異道歷  
年彌久而無異法故臣以謂協當今之宜得備預之理  
有未至而廢墜者彌縫而振舉之可也今陛下以睿聖  
之德承祖宗隆盛之業中原之人不識兵戈者幾百年  
過於三代所謂民不改聚地不改闢施之仁政而不煩  
擾之則太平之效又何加焉陛下必欲捨此而別求治  
道以致太平更易兵制以張威武固非臣愚所及況臣  
備位樞府所主惟兵不能上副聖意委曲經畫尸祿之  
責所不能逃伏望聖慈察臣前後累上章奏聽解樞機



之重柄并還將相之印綬得以散秩俾守外郡從愚臣  
知止之分全朝廷退人之禮臣不勝大幸然臣久蒙天  
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竊謂兵民猶水水能載舟亦能  
覆舟禁暴戢兵武之七德不戢自焚自古所戒凡更制  
維御之方深願謹之重之區區之誠庶補萬一冒犯宸  
聽不任隕越惶懼之至此據文彥博奏議自注云熙甯  
四年不得其月日今附三月甲

午樞密院言保正  
擾人後更須考詳

乙未降工部郎中寶文閣待制王廣淵為度支員外郎  
依舊職知慶州右司諫直龍圖閣趙高復權發遣延州  
上既罷廣淵用郭逵判永興而宣撫司亦先命陝西轉  
運使毋沆權延州促趙高往延州令廣淵須高到交割  
訖於乾州聽旨會廣淵奏叛兵隨定上稱廣淵所奏允

當亟詔廣淵高未得依宣撫司指揮又欲徙逵延州別  
選重臣鎮永興王安石曰請降廣淵官或職留治慶高  
治延逵治永興皆勿徙且言今兩州帥臣皆客寄上下  
不相保信非便宜速定使上下相安無苟且意上從之  
故廣淵止坐賊發所部奪兩官行至奉天復還初命逵  
兼四路安撫使安石以為不便寢之實錄云慶州兵亂  
徙廣淵徙永興及叛  
兵隨定廣淵止坐降官復領慶州按廣淵徙永興乃二  
月七日此時慶州兵未嘗亂實錄誤也廣淵附傳及本  
傳皆誤今按御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蔡挺加龍圖閣  
直學士賜手詔曰慶州兵叛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上  
論慶厯中財用未乏而西事不振王安石曰財用足然  
後可以用兵然財用特用兵一事孫武論用兵所以勝  
負言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執行不及財



用足否也方今之事且搜舉人材理財用務富安百姓則寇敵不足論上曰兵須有名如何僉以為無名則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安石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兵非兼弱攻昧則取亂侮也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力不足爾或以為不尚力安石曰武王稱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同然後度德德同然後度義苟力不足雖有德如文王尚不免事昆夷但有德者終能强大勝夷狄文王是先王於夷狄力不足則事之力同則交之力有餘則制之同力同德我交之而彼拒我則我義而彼不義則我勝矣陳瓘論曰古人有言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焚之禍生於用而無名也神考曰用兵須有名可見聖主之本心也安石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何其言之乖戾也實不當用立名而用之豈王者之兵乎意欲用

兵則立名而樂殺意欲殛竄則立名而妄誅凡學安石而有為者皆纂述此意

丙申上批聞京東自濮州至河北緣邊二月辛巳風變異常百姓驚恐不安惟當省事安靜以應天災河北京東役夫可速放散漳河役輓實妨農事可速指揮若來歲漸開修亦不為晚其災變州郡監司皆不以聞可令分析上雖有此詔執政進呈不行其不行必有說王安詔河北北京東轉運提點刑獄司察所部知州通判都監監押巡檢知縣縣令不職者以聞上批麟州已棄所修第一寨諸防托軍馬可並罷遣兵眾暴露日久各賜特支錢有差

當考五月十一日乙未詔河北北京東轉運提點刑獄

上批及劉贊云云可考

丁酉降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邠甯環慶副都總管

寶舜卿為康州防禦使廣銳兵叛舜卿失覺察故也

寶舜卿為康州防禦使廣銳兵叛舜卿失覺察故也



知太原府呂公弼言請復王慶民前坐所部城不完奪  
官上聞奏曰慶民首言河外荒堆等處城堡非便果勞  
民無功凡前言婁城荒堆等不可城城之無利者宜悉  
具名以聞朝廷常患邊吏不忠信苟先事有言如慶民  
者亦可嘉也王安石曰漢高祖以鄂千秋一言明蕭何  
功則封關內侯自平城歸諸言匈奴可擊者斬賞罰明  
如此故能不勞而盡羣策上言李清臣等可責安石曰  
張景憲言杜詡保明婁城道路寬廣亦不可以無責上  
以為然詡初以殿中丞致仕改授忠武節度推官書寫  
宣撫司機密文字從韓絳所請也據日錄王安石所言  
本附見于此當攷如何賞慶民等曾布集有李清臣責  
官詞三年九月十四日改殿中丞致仕杜詡為忠武節  
度推官書寫宣撫司機密文字  
從韓絳請也與李清臣同日

戊戌呂公弼言韓絳奏臣本路處置事率多紛亂外以  
應副為名其實欲壞邊事兼自諸路出兵牽制以來彼  
賊無重兵救應困之極甚竊料今春點集不行向去修  
此堡寨有何不可臣本路昨倉猝出兵應接比他路最  
為深入偶不敗覆以至修第一寨賊馬首來爭奪殺退  
及數萬人義勇強壯運糧修寨皆平安歸業即無外以  
應副為名其實欲壞邊事之理今延州界賊馬十餘萬  
人攻破撫甯城以此知絳所奏西賊點集不行之說未  
得其實若使臣本路有撫甯之敗則絳說得行臣亦何  
以塞朝廷之責臣已累表乞解寄任惟陛下幸許詔不  
允王安石曰公弼無罪動見詰問既付一路而使其心  
每懷疑懼不敢自竭於邊計不便今邊事皆如公



弼言謂宜手敕撫諭因令有事一一奏陳上以為然  
 上批陳留縣見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  
 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弓一張至千五  
 百箭十隻六七百當此青黃不接之際窮下客丁如何  
 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堞又令自辦錢糧起鋪  
 屋兩三區每保置鼓遇賊聲擊鄉村之人居處遠近不  
 一假如甲家遭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  
 一鼓又費錢不少以上事皆被差保頭所說非虛妄及  
 元非朝廷本意令如此騷擾可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  
 保覺察賊盜餘無得妄施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  
 之傳惑恐徒戍邊是以有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王  
 安石進呈不行四年三月十三日上批陳留保甲騷擾  
 執政進呈不行此墨本所書與御集手

札同而日錄乃絕無此事宋本輒刪改手札仍取五年  
 閏十月十四日錄上因議河東保甲說及開封典作  
 襖置弓箭并安石對陛下當為天子所為等語附四年  
 三月十三日錄上批陳留保甲騷擾事蓋誤也三兩丁各  
 不不易乃安石欲編排河東保甲故有是言與陳留事殊  
 當言者反覆推尋朱本誤明甚今仍依日錄附此段語  
 言於五年閏七月十四日削朱本年四月十三日錄所  
 書然不知日錄何故獨不存四年三月十三日錄也  
 上批陳留保甲騷擾及進呈不行緣由也當考  
 都府路轉運司支交子十萬緡為梓州路常平糴本  
 已亥權陝西轉運副使度支郎中皮公弼權發遣江淮  
 等路發運副使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權陝西路  
 轉運副使上謂瞻陝西人必熟知本路人情故使代公  
 弼其實執政惡瞻不附已故出之瞻初除知鄧州不赴  
 復為開封府判官才數月也又欲用李壽明公弼在陝  
 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文銅錢頃歲西邊用兵始鑄



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所  
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  
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行天下此據本志三年  
運附見不得其月日當考詳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七年  
三並合八日七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十七年  
日參考詔永興軍依舊買鹽鈔罷行交子此據王珪  
會要修入五月司農寺言京東常平倉司奏請賣酒  
場約束乞下本路依開封府界條貫施行從之此項用  
四年三月十四日中書劄子指揮修入開封府條貫在  
三年十二月九日遍賣坊場則在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新判永興軍郭遠請以便宜行事不許莊宅副使  
蕃部都巡檢趙餘慶為西京左藏庫使右騏驎副使蕃  
部都巡檢趙餘德為文思使各賜金帶錦袍三班借職  
都總管司指揮戴嗣良三班差使殿侍押隊康瞻各遷

三官仍錫銀絹以環慶路經略司上餘慶等力戰斬捕  
慶州叛卒功也其後王安石言慶卒之變微餘德餘慶  
討定柔遠則應者必眾其功宜蒙厚賞以勸後上亦以  
前賞為薄欲俟走馬歸厚賜之文彥博馮京皆以為蕃  
官不宜過厚安石曰唐太宗所用黑齒常之之類皆蕃  
將也立賢無方苟有功於朝廷恐不應分異蕃漢且慶  
州以此兩人為扞蔽厚賜之錢物使足以役其將吏謀  
知敵人情狀非特賞功而已上以為然  
辛丑兵部員外郎直昭文館權發遣鹽鐵副使傅堯俞  
為河北轉運使堯俞自言為御史日嘗彈劾薛向今難  
與共事故也尋改知江甯府知江甯府在此月二詔判  
永興軍郭遠本路州郡有飢荒處並以官廩賑濟仍體



量放稅逃移民戶設法招誘還業以聞 環慶路走馬  
承受李元凱言逃散軍賊解吉等六百餘人尙在乾耀  
州界詔涇原環慶路遣將官招捕毋得貪功務殺招降  
一人依斬獲一級酬獎及令涇原路速相度將官之可  
減者追還 又詔慶州叛兵親屬緣坐者令環慶路經  
略司檢勘服紀年申應元謀反手殺都監縣尉捕殺獲  
者其親屬當絞者論如法沒官爲奴婢者其老疾幼及  
婦女配京東西許人請爲奴婢餘配江南兩浙福建爲  
奴流者決配荆湖路牢城非元謀而嘗與官軍鬪敵捕  
殺獲者父子並刺配京東西牢城老疾者配本路爲奴  
諸爲奴婢者男刺左手女右手餘親屬皆釋之叛軍家  
屬皆誅者凡九指揮李清臣謂韓絳軍士謀叛初不告

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隸爲奴婢絳奏從其言故有是

詔此據清臣傳

都官員外郎施邈特勤停坐與故左

藏庫副使高允元妻林氏私通簡禮約爲婚而林氏夫  
服未滿爲夫弟高允懷所告又御史林旦言其素行不

修會降法不當停特行之 知陳州張方平言忠武軍

牒坐西京留守牒邠州報有軍賊約一千人騎過三水

縣涉龍泉鎮已遍牒巡檢諸縣部勒兵甲捕逐臣竊以

賊在陝西而諸路移文關報不日遍至天下各遣巡檢

縣尉會合兵甲急如賊至不惟騷擾鄉村且使人情危

懼或容姦猾乘便妄動驚恐四方其忠武軍轉牒未敢

騰報隣州詔依方平所奏因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

臨事乃見人 上批陝西轉運司諸州根檢公使錢支



費數聞追呼人不少宜令權罷及應干薄歷文字且停  
一年已而下司農寺與展兩月上論財用屈竭以爲皆  
緣置官多王安石曰以臣所見似不由官多上曰置廂  
軍五十餘萬皆以當直迎送官人占使安石曰廂軍不  
專爲官人占使官人所以治人既治人須用人當直上  
患其占人太多以爲呂公弼言先朝待制只破兩人剩  
員安石曰待制朝廷近官職任已高入則論議朝廷政  
事出則鎮撫一路只破兩人剩員當直恐非先朝善政  
且今士大夫已或不自貴重朝廷更賤薄之則愈自賤  
薄恐非國體臣愚以爲陛下但當患待制非其人不能  
勝陛下任使壞朝廷事不患待制當直人多苟不可任  
使壞朝廷事只兩人亦不可借與苟可任使則陛下不

患無人用度何憂不足苟能爲陛下足用度則雖比今  
日更多與人當直未爲過當

壬寅詔以慶州兵叛斬戮甚多人命至重惻然可傷權

罷春燕

此據御集

癸卯德音降陝西河東死罪囚徒以下釋之兩路禁軍  
並因軍事役使廂軍急腳馬遞鋪兵並與特支因嘗入  
賊界攻討接戰并嘗捕殺慶州叛兵者雖已經宣撫司  
支賜更與特支兩路民因軍事被科役者其議量輕重  
蠲減將來稅賦及科配其已前欠稅倚閣者並除之州  
縣不急公事及供申磨勘帳歷文字不免追擾者權住  
候邊事甯息依舊施行緣邊熟戶及弓箭手見欠貸糧  
皆放其闕食者安撫司量與賑貸其德音曰朕德不明



聽任失當外勤師旅內耗黎元秦晉之郊並罹困擾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卹隱之恩以昭悔過之義又曰勞民構患非朝廷之本謀克已施行冀方隅之少息當草制者姓名增入時元絳楊縉韓維實為學士朱本云初進入德音本上批攻戰軍士宜與運糧諸軍異等及改定數事皆極當於理執政皆以為為詔婁城宜令趙非所及也新錄並削去今從新錄

高相度如不可守令棄毀訖奏河東所探報西賊水軍恐於石州渡河令呂公弼遍為之備撫甯失陷人令經略司實具數聞奏婁城賓草堡令轉運司更不得運糧草前去先是上問執政以婁城存棄王安石以為當俟李評等相度至議之上曰李評等若以為可守何如安石曰儻不須築堡運糧則存而守之無害上曰如欲守之固當築堡安石曰築堡則致寇今撫甯新陷之後士

氣沮怯乃於賊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衆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況又陝西人力疲困難於供饋乎上曰如此當不復計惜已費財力棄之而已然以見兵三千人在彼為可慮及積糧草多為可惜安石曰今評等相度急遞聞奏俟其奏至棄之未晚上曰婁城非不可營但舉事倉猝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論但如李牧猶弗肯速爭小利蓋善用兵者其節短役不再籍糧不三載若誠出此則婁城小利自不當營非特失於舉事倉猝也易稱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動而不括今動無成算又非其時宜其結括也先王惟知時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時尙或事之此乃所以為文王也豈害其為聖乎今人材未練財用



未足風俗未變政令未行出一令尙患州縣不肯服從則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當周衰之後風俗壞人材少詩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當是時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群臣無助之者宣王能與仲山甫協力以養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後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時首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戰守則患將帥非其人欲使之轉糧餉運材物則患轉運使非其人又國財民力困匱如此則征伐之事固未可議也上以乏材爲患安石曰文吏高者不過能爲詩賦及其已仕則所學非所用政事不免決於胥吏武吏或出行伍或出子弟但厚設飲食稱過使客則名譽

官爵隨之此風今固未能盡變則乏材固無足怪者但陛下力行不已搜舉能士責以功實風俗漸變政令漸行則人材終當不可勝用矣上悅及是遂棄婁城而有是詔正月二日戊子初城婁城上與安石論說日錄並勝之安石對云於勝夷狄也何有與三上批已差月五日命緩銀通路時語畧同今削去趙高權鄜延路經略使聞本路自軍興宣撫司移易兵官不定及職名不正有失等威今旣廢城寨其一路兵官委高相度各令依舊如自來得力之人宣撫司易置他路或罷去者具名以聞

甲辰韓絳言昨种諤領兵入西界攻討修築城寨所用官軍數少力薄惟藉蕃官折繼世趙懷順等統率屬羌以立戰效并降人八千餘口亦多繼世懷順等招到蕃



性獷戾常須撫御察其意必自爲拓土有功今見廢棄  
婁城竊恐疑懼不安或至生事如向者延州馬志誠結  
架之獄馬志誠事已見上因种諤被囚綏德未賞繼世  
反側乘酒有言遂致羣小伺閒成謀緣种諤深得屬羌  
之情又有膽略西賊所畏若一旦摧辱恐無以得其死  
力臣非敢庇諤蓋爲朝廷預爲過慮望密指揮趙尙令  
安存折繼世趙懷順种諤無使遂成睽閒以致疑懼及  
新招人口亦須慰安所貴用兵之際不至生事兼緩急  
應敵全倚此輩共爲肘腋又言前者綏德之舉事涉擅  
興存棄之議不繫重輕今棄婁城與前不同忽令廢罷  
衆情必駭各懷反側竊恐因而生事詔趙尙常務安存  
折繼世趙懷順勿令疑懼仍常伺察之初絳奏至王安

石曰待繼世不過分則無緣更致反側恐待之過乃更  
生驕悖今者更當密伺察其姦萌上以爲然故有是詔  
上又論西人請和事安石以爲當明示欲和以怠其志  
徐與之議以堅其約此攻敵人心之道也 是日上論  
李靖說軍法奇正事以爲兵非通乎道不能盡其數安  
石曰不通乎道無自而可苟通乎道無自而不可也  
詔罷三司使副監議鹽法此據王珪會要增入三月十日事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考當

乙巳禮部尙書致仕張存卒

丙午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呂大防落職奪兩官知臨江

軍舊紀書韓絳坐宣撫失律降知蔡州判官呂大防落

防大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張問落職知光化軍刑部郎



中直史館陳汝羲落職知南康軍皇城副使种諤責授  
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大防以預辟宣撫司敗事問汝  
羲為河東轉運使調發勞民諤以撫甯堡失守也初上  
議大防等罪王安石曰大防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專  
務詭隨以害國事如荒堆斬人其不致變者特幸爾上  
亦言大防幾致變王中正至以氊自裹以避衆軍喧悖  
安石曰大防豈不知寨不可立其意殆欲使衆人棄之  
然後言棄之者非我我欲留之留之則為利以蓋其初  
計之失上又論諤以為與李復圭同罪安石曰復圭罪  
薄西事之興自綏德始亦諤之罪也且綏德不畫界則  
西人自然未肯休兵況已屢奏夏人點集之後慶州乃  
始違詔旨侵入其地則致寇非復圭也上又言諤罪亦

使之者過也文彥博曰諤非能用兵懷甯之戰其勝者  
亦幸爾上曰諤能勝西人自是其善戰人共服之非幸  
但任之過分所以至此安石曰諤前後詭妄致誤韓絳  
其敗壞兩路皆諤之由諤實罪首恐不可但言使之者  
過也彥博曰人好功名必為害孰不好功名又當體國  
上曰好功名人自不可得安石曰好功名固先王所不  
廢然先王獎人以義為主苟違義而好名則反為害上  
曰誠如此王安石等以德音引咎上表待罪詔釋之  
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韓絳罷相以本  
官知鄧州制詞責絳云聽用匪人違戾初詔統制亡狀  
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架入荒域卒伍駭擾橫擢轉戰之  
傷丁壯馳驅重疲齎餉之役邊書旁午朝聽震驚翰林



學士元絳辭也

絳詞據玉堂集

韓絳言伏覩德音皆陛下責

躬悔過之言且今邊事蓋以西賊去年八月攻圍慶州七寨焚蕩室廬殺掠老幼故遣臣往經制臣度其陸梁未已不少懲創則雖得和約亦不可保招降討擊實不得已豈固欲勤動師旅幸十餘處出兵殺獲招降以千萬計雖失撫甯小堡殺獲亦略相當我師未為沮屈河東供軍煩擾百姓蓋轉運使處置乖方安撫司曾不處畫河東既遠本司聞之後時卽令蠲除使民安業自陝以西則未嘗令民出力今德音與減二年科配亦慮朝廷不知本司元無科配而然況慶州叛卒已就禽滅關陝雨足二麥向豐流庸漸復陛下但遣忠實可信之臣察訪考驗必不敢誣今德音謂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必

恐內外臣僚有奏陳過當驚動明聽者陛下方欲威服西戎國家事力何嘗困弊而遽有勞民構患之詔布於西路若流聞賊境則是過自形見中原虛實強弱之勢臣恐西賊哀鳴求和之意或且中輟彼又知朝廷將來不復出師則今秋併兵入寇一路憑陵侵軼何以枝梧臣近乞面奏邊事欲稟議攻守大計今陛下已謂聽任失當則臣雖復言必不見用見於緣路待罪望早賜責臣一身去就了不足惜所惜邊防大事陛下如此主張臣竭赤誠報國而爲內外浮論所搖猝然撓罷不得畢其始謀自今孰敢奮身當責以抗強敵其偷安竊祿之人必坐視臣輩被謗蒙恥進退無路自以爲得也又言諸將攻討斬獲招降不少況蕩平和市焚燬村族甚多



今西賊一二百里之外方敢住止使其棄失廬井老小  
流寓已廢春耕不為不困彼雖時出兵馬弱勢已露荒  
堆懷甯之戰又復敗北獨撫甯被害若以全體較之則  
勝負可見今朝廷不以興師為功使武將悍卒宣力立  
事之人莫不解體何以激勵士氣惟偷惰者必自得也  
絳奏至已貶初朝廷命絳宣撫面授攻守二策而樞密  
院不知文彥博意絳密受上旨恐無功并任其責奏請  
為畫一以付絳而無發兵約束王安石亦乞不預邊事  
西討方略一以委絳韓絳言伏觀德音至西討方畧一  
曾施行並削去今絳得空名告身宣勅及錦袍銀帶撫  
依新本仍存之納降附入陝西境散錢與乞人至邊盡召蕃官蕃部厚  
賞犒之軍士皆怨恨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

蕃部有抱馬首而號泣者專任種諤及王文諒等調發  
倉卒人不堪命賊出兵爭撫甯堡陷之急攻婁城諸路  
出師牽制慶州兵再出遂作亂朝廷憂之乃罷兵棄婁  
城撫甯學士院草責絳制初云擅興征師上以為非擅  
興改曰暴興以絳實得旨出師而措置乖方故貶王安石  
陛下固未嘗許韓絳以智畧見五月二十六日又言陛下  
下待臣與韓絳皆欲以事為己功見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上與王安石論保甲事以為誠有斬指者中官歷  
十三縣探麥苗問得如此然百姓亦多會得見習射九  
斗去帖子常甚遠者亦相勸以為若捉得賊官必有酬  
獎又曰得大戶保都副保正自言管轄景迹人若便廢  
罷即卻被景迹人讐害此極是好法要當緩為之諸縣  
官吏多不能稱人意上以為當以漸只委知縣為之安

真寶台通鑑卷一百二十一  
三



石以爲知縣多非其人不可委上曰如此則罪知縣可也安石曰令選人爲之尙不免違失法意致驚擾若委知縣爲之其致驚擾但有甚于選人及其驚擾已甚乃始罪之恐已無及且奉行法令不能稱人意便加之罪此陛下所未能行于朝廷也如何遽責趙子幾輩行之於州縣安石又爲上論保甲致人斬指亦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以朝廷所選士大夫甚少陛下有一有所爲紛然驚怪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愚憊爲人所感動者豈可以此故遂不敢一有所爲說命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苟欲瘳疾豈能避瞑眩今保甲所驚者畏爲義勇保捷而已就令盡刺爲義勇保捷陝西河東固嘗如此上曰如此則恐不便須致變安石曰陝西河東

未嘗致變則人情可知豈有怕爲義勇卽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則聖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雖拂其情然亦當便於民乃可安石曰今保甲固疑有斷指以避丁者然臣召入鄉人問保甲事皆以爲便則合衆赤論之固知其便設有斬指者非衆情皆然也今所以爲保甲足以除盜然非特除盜也固可漸習其爲兵旣人人能射又爲旗鼓變其耳目漸與約免稅上番代巡檢下兵士又令都副保正能捕賊者獎之或使爲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消募兵驕志省養兵財費事漸可以復古此宗廟長久計非小事也但要明斷不爲浮議所奪而已趙子幾能得府界民情可久任付以此事必有成今保戶已願免體量草養馬事



固已有緒上大說曰此極好事然且緩而密安石曰日  
力可惜上曰然亦不可遽恐卻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  
敢不密今日獨王珪在此必不漏此言所以敢具陳據  
也錄全載此所以見保甲不罷由安石納說不一而已  
己西呂公弼言宣撫司行賞不當其降到將官使臣宣  
勅未敢給詔將校蕃官依宣撫司指揮將官使臣別聽  
朝旨權知開封府韓維等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  
擾祥符等縣已畢其餘縣乞候農閒排定時府界諸縣  
初行保甲鄉民或自傷殘以避團結王安石數為上辨  
說甚苦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事曾孝寬言已勝開封  
縣等七十縣立賞召告捕扇惑保甲之人維所奏不行  
朱史於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始載曾孝寬蔡駟曲折保  
甲斷指三月九日日錄因樞院言微著其事十九日明

言其不然朱墨史俱不載墨史但於二十四日因韓維  
奏畧書此朱史又削去新錄已復存之今更參取日錄  
於前後詳述首尾庶後世有考焉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朱史始出蔡駟姓名新錄因之又刪去安石對語非也  
今亦具存之五年正月丁未七月  
庚戌著作佐郎同管勾淮南常平等事趙濟為太子中  
允權發遣同提點刑獄濟先劾奏亳州官吏不行新法  
已賜緋章服於是又加進擢云權陝西轉運使工部  
郎中集賢殿修撰沈起為度支副使工部郎中直史館  
謝景温權陝西都轉運使起尋改鹽鐵副使又改知江  
甯府景温五年二月一日罷陝漕其為陝  
范百祿提點江南東路刑獄鄧綰薦百祿為御史召對  
固辭之

辛亥改翰林醫學温杲為兩使職官廣西經略司勾當



公事以新知桂州蕭注薦杲嘗入蠻殺賊屢有勞也仍

詔杲家貧特給遞馬一匹令赴任給遞馬據御集温杲姓名已見三年十一月

安石奏錄唐李氏諸孫杲為三班借職德臣養年州

長史高祖并景元皇帝支係賜緡錢有差新舊紀此詔

韓絳應宣撫司未結絕文字並付李清臣齋赴闕清臣

傳可邠州言石門山耀州界尚有軍賊三四百人聚

集本州見嚴兵馬候再見的實前往討殺詔前後張皇

賊勢不審虛實盡自邠州致驚近襄州軍民人拖拽逐

毀兵馬極為非便宜令張靖審問的實事狀施行民方

安帖自今無更輕妄復致驚擾

壬子王安石白上曰陛下頃令發運司舉官一切應副

所舉官多非其人上曰此必薛向所為向性質不如羅

拯安石曰或恐如此近舉一章俞知漣水軍之類欲以

酬宣力於發運司者今舉俞殊為無理上曰莫罷卻安

石曰臣非敢養交但方賴向協濟三司令改更事若陛

下元許一切應副輒抑其所奏則內懷蒂芥若陛下特

旨罷之則向必畏服庶幾懲創緣陛下方賴薛向為用

須至委以舉人若不稍加提撕即恐害事上曰朕為不

識章俞安石曰俞已七十素無人稱引亦可知臣亦不

識俞陛下更試博問上曰極好俞惇父也 詔府界諸

縣兵馬都監今後樞密院選人

癸丑上論農兵事欲行宋道召人免稅充弓箭手事文

彥博以為決不可行王安石曰恐可行但亦不須如此

誠以利害驅民習兵則何必用宋道之策臣愚以為如

實資治通鑑綱目卷一百二十一



差役法自內修之法成則可舉而措之天下上曰差役則如此可也兵事恐須自有區處始則人不駭而事易就安石曰誠可如此但恐邊臣未能舉此法以副聖意者因略為上言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上欲擇人判兵部如司農安石曰京中諸司固所以提天下之綱要非特兵部也上曰兵部最所急故也安石曰誠如此宋道當考陳瓘論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安石此語亦為欲變募兵宿衛法故也道河南人泌孫迪兄也范純仁墓誌其墓時為都官郎中同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賞應詔上五事一曰遣使觀俗以察守令能否二曰復武臣提點刑獄以觀人才且使舉其類三曰復茶法以資國用四曰責官吏郵民憂以固邦本五曰增置沿邊弓箭手以省戍兵又嘗言請仿古民兵之法籍編

丁蠲其稅無費縣官而習山川之便可得戰士二十萬多施行云道卒於元豐六年官止朝請大夫提舉崇福宮弟迪亦屢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四年夏四月丙辰朔降詔卹刑

丁巳太常丞許將為集賢校理將上所業召試學士院

中等也 罷章惇相度夔州路差役以惇言經制渝州

夷賊疆土難遍歷諸州欲止以渝州役事立定條約推

行於一路上批諸州役事不同難止用一法故罷之上

怪惇避事王安石為惇解釋且言惇材極高但為流俗

人所毀耳上曰必不如呂惠卿安石曰誠如此然如惇

亦自為少及但輕肆爾惇三月二日丁亥遣司農寺言

開封府界諸縣民歲納役錢其鄉村第四等已下並免



如非單丁卽與上第五等輸差壯丁從之他日上與王安石言第四等助役錢可惜直放了不若使種桑而役錢得免安石曰桑者將使人人種之若須第四等免役錢而後種則種者有限矣但當令保長及保正督課使種不種則保長及保正糾舉罰錢入糾者而爲官司所糾則并保正出罰如此則人人皆種桑如課不須免役錢也役錢一事可以獎保甲習武藝五月十六日十月三 詔聞棄婁城堡將官燕達等軍回遇賊多覆沒令陝西都轉運司體量實數以聞尋又以走馬承受所奏數與前不同詔緩延經略司并燕達各具上所叅實數十二日事燕達回軍遇賊本傳無之內侍省入內殿頭王化基不合直批聖旨於內酒坊取吏人樞密院劄子奉旨令本省依

理施行上以諸司取吏非待執政稟旨乃詔自今須是送朝廷出文字不得直批聖旨及依奏餘依例上諭樞密院曰內臣宮中幹事須稱聖旨若一一關申中書樞密院則傷繁碎或稽緩不及事可令本省具久例開柝以聞其後具到例三十七件皆一時須索非出令者盡得如例施行

戊午京西提舉常平等事陳知儉請先罷許州衙前管勾公使庫以軍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從之初諸州差衙前管勾公使多所賠費有至破壞家產者及是遂更用軍員代之其後遍及諸路悉用此法人以爲便庚申上批昨宣撫司令諸路簡刺蕃捉生乃取於係籍熟戶不惟分卻蕃部門族勢力又徒費廩給而無益舊



續長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二  
數乃詔於近招降到蕃部中選少壯武勇者爲之毋過  
三千人其熟戶更不揀選韓絳言臣昨至渭州與本  
路經略使蔡挺議及邊計大抵言秦慶二路兵寡弱宜  
各與增三五千人別調東兵二萬於同耀州河中鳳翔  
府就糧草分屯挺願自將於邠甯州爲四路行營駐軍  
之所更不領逐路公事止兼提舉城守之備并出戰兵  
馬專爲應援候知賊界點集及來犯一路卽領所將二  
萬或更於鄰路追兵往彼與本路出戰漢蕃兵會合分  
守要害令諸城寨爲清野堅壁之計乘賊疲惰卽往襲  
擊如此則比慶厯以前陝西增兵其數至少所費易辦  
臣察挺實有才謀處置一路邊事訓練撫遏恩威並行  
觀其策畫顯盡忠力望召挺赴闕王安石以爲專委挺

則挺必爲本路計太多恐不便於諸路奏寢不報朱本削去

今從新本

辛酉遼主遣利州觀察使蕭廣太常少卿張遵度其母  
遣懷化節度使耶律翬起居郎知制誥張少微來賀同  
天節

壬戌太子中允崇文院校書范育檢正中書戶房公事  
育言中書法度政令矯枉過直從權失正立本不一故  
三年于茲而事益紛錯力辭新命許之許免檢正在十  
八日今并書

環慶路都鈐轄元贊秦鳳路鈐轄劉舜卿永興軍路  
鈐轄劉斌專管勾訓練陝西權駐泊軍馬贊駐邠州供  
備庫副使郭需副之舜卿駐涇州西京左藏庫副使白  
玉副之斌駐河中內殿承制郝旻副之時環慶新經兵



變且西夏未庭故遣贊等訓兵萬五千人分屯要郡此

更參考五月一日所書上令特與贊等公使犒設并支散銀楮子

教閱王安石以為犒設令本州一體可也支散銀楮子

仍須令諸州軍士一體今特支散萬五千人未足得此

萬五千人而諸軍不得者皆將缺望不必致變但使

其臨戰莫肯盡死則害事大矣凡兩日與樞密院反覆

論之上卒從安石言他日此段日錄在五月九日安石又以為諸

軍宜各與錢作銀楮子之類勸獎習藝然宜為立條例

使諸路一體不然則諸路各務為厚以相傾而無藝極

文彥博曰付與州郡公使當聽其自使向時曾令公使

置例冊端午知州送糴子若干个亦上例冊人以其削

弱為笑安石曰周公制禮籩豆貴賤皆有數籩豆之實

菹醢果蔬皆有常物周公當太平之時財物最多豈可

制禮務為削弱可笑蓋用財多少人心難一故須王者

事為之制則財用得以均節而厚薄當於人心也吏

部侍郎新知鄧州韓絳請於通進司下奏狀從之

癸亥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蒲宗孟檢正中書孔目房公

事編修中書條例鄧潤甫檢正中書戶房公事並遷太

子中允廣南西路鈐轄陳箴言欽廉等瀕海州蛋戶

如自造船入海採珠即從其便貧者聽土人收養更不

科罪所貴海戶無飢窮流徙之人從之詔罷陝西見

行交子法先是陝西軍興轉運司患錢不足沈起請限

以半歲令民盡納銅鐵錢於官而易以交子候三五歲

邊事既息復還民錢宣撫司奏行之知邠州張靖數言



其不便會李評張景憲出使延州因令訪利害評等奏  
如靖言景憲謂交子之法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將  
使細民流離失業無以為生故罷之正月庚戌三上  
批昨簡諸路配軍為陝西強猛指揮訪聞陝西軍州不  
依元降指揮選補不給衣糧而使依廂軍例推車作役  
致無以自給尤非便迺詔強猛為禁軍糧賜視壯勇在  
其上令步軍司統轄逐路都總管司差撥 上批王文  
諒雖已令陝西轉運司劾奏緣文諒事多欺罔沮辱邊  
威啓侮戎醜恐須朝廷推治及許令前後隨行出軍之  
人告首所見罪狀庶令緣邊將校不敢誕妄以希功賞  
迺詔陝西選官鞫于邠州仍令王廣淵勘會除吳達案  
所通事外更有明白罪狀悉關送制勘院施行 詔付

趙鼎聞鄜延路諸軍數出至鬻衣裝以自給可密體量  
如合濟接止作帥指揮借與一季衣以漸尅約納仍常  
切照管務令勞佚均齊無致失所先是王安石言于上  
曰今士卒極窘或云有衣紙而擐甲者此最為方今大  
憂自來將帥不敢言賑卹士卒賑卹士卒即眾以為姑  
息致兵驕臣愚以為親士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  
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兵驕在於愛之之過前  
見陛下言郭進事臣案進傳言進知人疾苦所至人為  
立碑紀德政惟士卒小有違令輒殺又太祖盡以所收  
租稅付之具牛酒犒士卒進所殺必皆違令者至於犒  
賞士卒知其疾苦必已備盡人情惟其能如此然後能  
殺違令者而令無怨不然則進何以能用其士卒每戰



必克今將帥於撫士卒未嘗敢妄用一錢視士卒窮困如此然無一言聞上蓋習見近俗臣恐士卒疾困則難用且或復有慶州之變謂宜稍寬牽拘將帥之法使得用封樁錢物隨宜賑卹士卒然後可以責將帥得士卒死力也又言諸帥已是選擇雖未足倚辦然亦皆粗識事機若朝廷遠處指揮不若責令就近制置上使安石作文字指揮諸路既而樞密院遲留不決於是安石閒白上上曰已有手詔與趙鼎矣然諸路未有也

丙寅環慶路經略使王廣淵言昨慶州兵變臣以權宜勝諭應緣坐家屬皆特免罪今準朝旨具人數軍分姓名竊慮別有處置欲望少假臣闕外之權詔柔遠寨作過軍士緣坐骨肉依廣淵所奏其慶州叛軍已就戮同

居骨肉配充奴婢及年二十已上刺配京西者令勘會內有服紀於法不當緣坐卽釋之充軍者給公據已隸軍而配湖北者更不改配

丁卯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知亳州富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穀妄追縣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諸縣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簽判管勾官徐公衮以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盡理根治詔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聞綰又言乞下諸路提舉官凡行移青苗文字止以貸助糧種錢穀爲名不行朱史以不施行刪去新本謂縮乞改青苗文富弼言臣已三字是自知此法爲非復存之今從新本富弼言臣已三奏乞獨坐臣重責特賜矜貸其餘官吏兼第三奏乞於青苗事上但違犯不以輕重臣亦合一面招認近又聞



勘院推究職官見行移文牒往來數次臣竊觀朝廷力行支散青苗錢斛必謂有利於天下然以臣所聞四方羣議此事害多利少故臣愚意不願支散又緣忝爲長吏不欲明明廢格新法將來合散夏科之時卽指揮州司依例舉行又恐諸縣便行支散遂勘會得管勾錢斛官徐公衮權觀察支使石夷庚各曾往諸縣季點徧識知縣縣令臣因令密與書題不得支散兼令丁甯說向若妄亂廣行支俵將來人戶逃移帶卻官本錢斛縣司上下公人必着攤賠兼徐公衮石夷庚並曾執覆若如此恐致不便臣卽時叱去二人旣不敢違臣指揮各曾因書傳臣之意諭與諸縣遂亦不敢支俵昨來不散青苗錢斛其罪決不在他人而臣專主其事情狀甚明所

以臣累奏乞獨坐重責正爲此也以臣今此招伏罪犯并累奏事理並乞降下推院令照會取勘竊念臣本意卻欲粗存事體若明行指揮州縣不得支散卽顯格朝廷新法若便依法盡令支散卽恐向去催督不前必致逃移卻貧下人戶又使縣司上下公人枉遭攤賠破壞家業兩皆不便所以臣及期舉行條法者冀免廢格之名復密諭縣官不令俵散者是不欲使貧民逃竄及不致縣司公人填賠家業似兩得便今朝廷盡理根究臣亦須至盡理申陳蓋事不獲已也臣今且說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賢不肖皆知爲害愈久愈深只是朝廷不知此亦無可柰何況自初行法內外大小臣僚及被逐者臺諫官論說不一曲盡弊病又聞後來弊病轉多



臣以老病昏塞不能一一條上但乞聖慈檢聚前後臣僚理會青苗文字集百官定議便見利害臣如此略具辨明者只為因朝廷根勘故難隱默即非強自文飾苟求免過所有今來本州不敢散青苗錢斛並是臣獨見情願當嚴譴雖死無悔其餘徐公衮以下州縣官吏只有不合隨順臣指揮愆過即望聖慈察其情理別無深切特與矜恕此章當刪取汪應辰云此章恐當存之今悉具載

卒

癸酉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楊繪權御史中丞翰林學士韓維兼翰林侍讀學士自馮京罷御史臺闕中丞陳薦孫固皆權領臺事於是上欲用維王安石言維必同

俗非上所建立更令異論益熾不如用繪上從之河

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劉庠權知開封府代韓維也

詔兩浙路提舉常平等事職方員外郎林英太常博士張岫管勾常平等事著作佐郎王醇並衝替先是中

書以兩浙路水利差役事皆不舉已差殿中丞張靚代

醇又下提點刑獄王庭老體量庭老言英等自置提舉

司以來未嘗出巡惟岫嘗至明越二州而已故三人俱

責會要言英等在任不推行新法時張岫丁憂候服闋改兩浙太博知鄞縣張岫二年十一月差兩浙前宣州

司理王醇二年十一月差兩浙三年十一月差兩浙前宣州

合入差遣張靚往代之詔天下軍器除三路緣邊已差官閱視

其他路令轉運司於逐州軍各選差官相驗分為三等

轉運使副判官分詣逐州軍督趣事畢以聞元年十二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二



日二年三月九日 檢校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

種諤為賀州別駕初王安石論諤當深責以慰謝關輔人心請置之廣南上曰須諤離陝西於是再責

甲戌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為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國子監初秩不肯仕宦世以為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詔書獨以為是被召遂起及對垂拱殿上問秩先朝累有除命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辭免故臣得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許稽違詔旨是以不敢不來非敢有所辭擇去就也上嘉之徐問當今何以免民凍餒秩言法制不立庶民食候食服候服此今之大患也且言臣才不適時用願得復歸上曰卿來安得不少留乎俟異日不能

用卿然後有去就可爾初議除秩官王珪曰可太子中允上曰待此等人當適理分之宜乃有是命

州人皇伯中歐陽修為州劉敞王回在郡日與之遊聞文故罷進士無他才能與規磨之學問稍進修崇獎秩太過力薦於無朝屢召不至由是天下仰望以修為異人密薦於上及除御史中丞又召秩秩辭今歲公著就除試將及青州道過隨折秩已自代意庚戌公著守穎政亦主以州道過隨折秩已自代意庚戌公著及送秩赴闕辛亥為是修隨折秩已自代意庚戌公著以久不召臣意秩對先帝召臣於太學召對上問秩下所不事是臣意秩對先帝召臣於太學召對上問秩下所及公著集賢院判國子監面賜緋魚長安石修公著優道言直集賢院判國子監面賜緋魚長安石修公著優道侍講又除起居注供職無異凡除官右章一盡逐安石隨親秩傳授已除官用悅其心張琥石職黜然無一語中秩亦無異凡除官用悅其心張琥石職自代修自去頽每為詩思頽無不除及秩共為几杖之



遊公著薦之尤有力一且秩為安石所誘特起仕宦議  
論時事附會二人安石而短已遂不復與見又惠卿悖  
歸秩方起聞其甚謹及修老而失勢安石專政三人者不復  
括三人事修又失秩終身自咎以為知人之修秩之學  
顧修及歸穎又待秩不及秩厚至是回死修以文祭  
本出於利害不動其心進退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  
於得而利不苟惟其子於初人徒信予於後者其意在  
秩也竟自刎死  
病心也竟自刎死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劉摯並為監  
察御史襄行故事御史不帶館職以館職充御史自摯  
始實洛陽人也及孟洵趙彥若章留中摯未及陸對上  
言亳州官吏昨以住滯俵散青苗本錢下本路轉運使  
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尙未結絕訪聞命官及干繫人等  
在禁者甚衆遂成大獄驚駭物聽臣愚以為本州官吏  
所犯止於不依限支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定非有

晦隱難窮之狀而起獄不止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  
事勢連逮證佐當此暑月殊可矜恤欲望速降指揮嚴  
責勘司須令日近圓結其照證人逐旋先次疎放所貴  
盛暑不致淹延案摯奏議具此本傳乃云獄起不止小  
願寬州縣之罪此飾說也兼此時劉摯亦未責傳蓋因劉  
安世所作摯文集序司馬光日記劉摯亦未責傳蓋因劉  
將點富公摯數諫止之由是出為御史富公竟坐奪使  
宰相上所為豈此曹所敢言周伯藥云六月二十一日甲  
時摯在臺諫中最為敢言周伯藥云六月二十一日甲  
考可  
都監木信之各降雨官坐所部蕃落盜器甲開城門欲  
應慶州叛軍而昭用等不能禁詔德音特責之  
今天下上雨雪狀司農寺每月繳進新紀不書此是日  
王安石自上保甲習武藝新法如何上曰候秋冬間差



役事了當頒行又謂安石曰人不能無過失卿見朕有過失但極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謝曰當盡死力不敢存形迹上慮難濟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他求觀今年人情聽上所為不敢侮慢孰與去年又曰陛下聖德日躋風俗會丕變何憂難濟此據日錄新法之行不本及新本皆闕不書今特書之

丙子權發遣提點河北刑獄都官員外郎王廣廉權發遣本路轉運副使兼都大提舉糴便糧草催遣黃御河綱運王安石言其可用也通判大名府職方郎中錢昌武與堂除知州廣廉言昌武散青苗錢有勞也遣太常博士陳充體量宿亳等州災傷仍令本路修飭武備先是上批聞宿州之民乏食盜賊充斥人不安處見禁

死罪近五百人未獲軍賊亦不少乃所至全無武備若不速賑濟必聚為盜賊本路皆不奏故遣充太常丞集賢校理同知禮院許將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太子中

允崇政殿說書李定辭說書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定辭說書已附去西作坊副使知甯州田諲

遷皇城副使諲嘗與西賊戰有功又招安慶州叛兵為多故也置太醫丞請給佩魚視殿中省尚藥奉御班敘其下以處醫官之產科小方脈者中書奏檢正中

書吏房公事李清臣兼編修中書條例詔罷之此據尋自太子中允復為校書郎通判海州及此據曾布制集韓絳既責清臣願還舊秩且求外任故也

戊寅集賢校理趙彥若兼崇文院檢討編修會要賜



右贊善大夫吳安度進士出身先是宰臣富弼言安度  
召試舍人院間考試入三等論四等止以綠竹青青詩  
不依注解作王芻篇竹遂定入五等改一官報罷竊詳  
安度命意必謂王芻篇竹柔脆常草不足與詠衛武公  
有德之人以注說迂曲非詩人本意也又按史記河渠  
書下淇園之竹則知淇澳之竹祇是竹箭之竹也又據  
陸德明釋文青止音箐茂盛之貌故安度直以綠竹茂  
盛立為題意於理甚通未為不識題義乞賜再取安度  
所試三題詳定如俱入等隨其文藝特與一科名下學  
士院看詳所試並為合格惟詩不合自出已見亦非紕  
繆故有是命復追先授一官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修編敕罷虞部郎中閻綬知濟州

以都官員外郎權發遣鹽鐵副使馬默代之仍令京東  
轉運提點刑獄具析所見新知濟州羅希古庸懦不可  
臨郡事狀以聞御史知雜事鄧綰言希古初未到官監  
司素不識面而違制擅舉綬以代希古乞推劾故也錄  
云綬與提點刑獄孔宗翰嘗為交代故宗翰  
自提點改知鄆州收知鄆州疑坐此當考上憂西  
人深入王安石論其必不然曰以韓絳之果种諤之狂  
然兵行百十里已自行極危彼獨安能深入而不虞後  
患就其敢爾非我所憂也 詔周嵩慶懿三陵百子戶  
止留七戶餘放歸農

辛巳河陽三城節度使司空兼侍中集禧觀使曾公亮  
判永興軍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判永興郭逵判秦  
州先是呂大防罷延州上曰欲使郭逵往問王安石曰



永興宜得一重人卿以爲孰可安石曰曾公亮精審善鎮撫宜使之往上疑公亮憚行安石曰就除其子孝寬爲陝西轉運副使以慰其意彼必樂行且公亮已老得孝寬在彼助之最便旣而復用趙鼎遂中輟於是韓縝殘虐事聞僉欲徙之故以遠代縝而公亮治永興如初議涇州就糧蕃落兵士安吉爲右班殿直賜絹百疋錢百千與陝西監當差遣吉告本營党仙等謀叛伏誅故賞之趙鼎言昔郭進在西山筦權之利悉以與之任其貿易由是遂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閒得戎狄情狀今延州歲計用錢萬緡官以二千爲額今雖倍得亦復不足願貸萬緡回易取息以養漢蕃士卒責其死力詔經略司借以封椿錢二萬緡爲本州回易公使錢之

本

壬午詔聞陝西多劫盜未獲令五路經略安撫司重立購賞嚴責官吏早令靜盡及令知太原府呂公弼體量本路提點刑獄以慶州軍變嘗發諸州義勇守城事以聞後公弼言已下逐州不得擅發如已調發悉令放罷中書言選人磨勘并疇獎致仕改官前後條例不一請自今節度觀察判官六考進士太常丞餘太子中舍不及六考進士太子中允餘著作佐郎支使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六考進士太子中允餘著作佐郎不及六考進士著作佐郎餘大理寺丞兩使推官令錄事參軍軍事判官六考進士著作佐郎餘大理寺丞不及六考進士大理寺丞餘衛尉寺丞不及三考進士光祿寺丞



餘大理評事初等職官知縣錄事參軍防禦團練軍事  
推官軍監判官六考進士大理寺丞餘衛尉寺丞不及  
六考進士光祿寺丞餘大理評事不及三考進士大理  
評事餘奉禮郎判司主簿尉七考進士大理寺丞餘衛  
尉寺丞不及七考進士光祿寺丞餘大理評事不及五  
考進士大理評事餘奉禮郎不及三考進士奉禮郎餘  
將作監主簿從之選舉志第二卷選人磨勘節度觀察  
支使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六考進士太常丞餘太子中允餘著  
著作佐郎兩使推官縣令錄事參軍進士判官六考進士  
御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初等職官知縣大理寺丞餘衛  
尉寺丞不及七考進士光祿寺丞餘大理評事不及五  
任七考有舉者六員或縣令通有班行者遞降等流外人三  
進納人六考有職官或縣令舉者四員移注四任十考  
有改官舉者五員與磨勘本志  
所書與實錄稍不同今附此注

降河東轉運副使屯

田郎中韓鐸一官徙江南東路初河外修建堡寨以撫  
甯不守婁城堡無援詔剏修及已修未畢堡寨未得興  
修其軍馬並歸本路鐸奏新修寨已廢止於定河對岸  
築堡又緣向西生界別無聲援接應止有隔河孤壘難  
以固守今準朝旨並未得興修實為先見已而又奏河  
外吳堡寨最為險固通綏德城將來開拓疆圉基此足  
以進廣聲援朝廷迹其前後反覆異同故有是責是  
日王安石留身論助役事先是兩浙路提點刑獄王庭  
老提舉常平張靚率民助役錢多至七十萬薛向為上  
言之上亦疑焉故以手詔問安石安石既對他日又問  
安石曰提舉官據合出錢數科定朝廷以恩惠科減於  
體為順七十萬數據范祖禹誌楊繪詔權發遣發運

續通志卷一百二十二 降河東轉運副使屯



使皮公弼如薛向在任例舉官

是月癸號州玉城縣為鎮舊紀在初一日丙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二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四年五月乙酉朔初御文德殿視朝上批邠州等

處駐兵已差三將專領訓練既欲為精銳破賊之軍須

督責所差將官嚴切教習量賜金帛使賞激士眾仍詔

曾公亮專提舉三將訓練遇有邊事須增兵策應即審

度事勢遣兵將往事定抽回此段更參考四月七日所書

丙戌司勳郎中權戶部副使張景憲為集賢殿修撰河

東轉運司上謂景憲曰河東彫敝卿當出領使事故有

是命 環慶路經略使王廣淵言夏國韋州監軍司牒

環州欲依舊通和環州與之回答廊延趙高亦奏西人



至綏德城與知城折克雋相見言國主欲得綏州如舊  
樞密院言西人款塞達意前此惟在延州順甯寨今若  
諸處城寨各與之語恐應答差誤有失事機且謂朝廷  
速欲開納啟其驕慢欲令趙高委折克雋候其再至語  
之如必欲通意須往順甯寨依故例與軍北巡檢商量  
轉報上牙當有處分從之 右諫議大夫提舉崇福宮  
呂誨致仕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  
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  
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遂  
艱行步非祇憚蹶蹙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  
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  
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身疾

喻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  
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  
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 誨卒在十日  
甲午今并書

丁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直舍人院編修中書條例檢

正五房公事曾布兼詳定編敕 四月八日  
都檢正

戊子罷陝西諸路提舉義勇官委本屬州縣依舊條分

番教閱遇起教日監司提舉初陝西宣撫司奏辟官八

員分總諸路義勇人以爲煩擾而無補曾公亮出鎮永

興入對日首以爲言故罷之 三年十月十八日  
差八人提舉 釋廊延

路都監燕達罪初朝議以种諤築婁城去綏德城百餘

里偏梁險狹艱於糧道城中無井泉故遣李評張京憲

等往視之未至而撫甯陷婁城孤絕度終不可守乃命



趙高速棄之高遣達以兵即於婁城援取戍卒軍資輜重以歸賊邀官軍且戰且走所失亡多上以其孤軍深入其所完亦不為少故釋其罪同勾當開封府司錄

司檢校庫吳安持言本庫檢校孤幼財物月給錢歲給衣逮及長成或至罄竭不足以推廣朝廷愛民之本意

乞以見寄金銀見錢依常平倉法貸人令入抵當出息以給孤幼詔千緡以下如所奏施行安持已見三年七月

己丑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汝州王陶判南京留司御史臺陶初乞致仕上不許遣中使撫問固以病

乞留臺許之草澤程義路為安吉縣主簿同相度檢計開封府界溝河程義路前已見八月二十七日又見環慶路經略使

王廣淵言西人乞降問罪詔書方敢進狀罪表上批西

人見來順甯寨求和宜令環慶州不須遣人往問及聞近日輒便放行和市投來蕃部例各於界首叫呼西人令來交割或即逐回或遂殺之頓作通和次第頗為賊所窺遂下詔戒飭焉

辛卯太子中允崇文殿校書范育復為光祿寺丞知韓

城縣育自光祿寺丞為御史故遷中允以言李定罷御

史為校書既而又請與林旦薛昌朝同貶先是育言心術者為治之本也今不務此而專欲以刑賞驅民此天

下所以未孚也上謂王安石曰人主不用心術何由致治

安石曰有為固由心術但術有廣狹遠近功業大小亦從此分上曰育盛稱張載程顥兄弟以為有道君子乞詔還此何也安石曰檢正高論不遜及至中書乃云



未得劄子故未能就職馮京曰育畏繳敕得罪耳安石曰觀育所論彼豈畏繳敕得罪乎遂從所請而有是命

楊氏編年云是日司農寺以差役法頒天下按御集六月二十二日中書門下奏司農寺奏行出錢免役之法上批內除以解到折雇直不可外餘可然則五月七日必未頒下編年誤也兩浙科錢數用日錄卻已在四月

本紀在十月更詳之王安石又言王廣淵兵變之後恐

姑息宜手敕戒諭當安其反側誅其驕慢犯令者上曰

如此固善第廣淵智不及此戒諭何補安石曰廣淵亦

不至全不曉事陛下丁甯戒敕或尙能思慮因論兵法

愛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上曰治國亦若是也

癸巳上與王安石論租庸調法善之安石曰此法近於

井田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今亦無不可

爲者顧難以速成爾上問其故安石對曰今百姓占田

或連阡陌顧不可奪之使如租庸調法授田有限然世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并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勸於耕而授田不敢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法夫人主誠能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然利害之情難識非學問不足以盡之流俗之人罕能學問故多不識利害之情而於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爲異論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必爲異議眾多所奪雖有善法何由而立哉

此已上未見日錄所載今因安石論三不樂口錄在五月癸巳附見

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對曰今義勇士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



租庸調法亦可為第義勇以良民為之當以禮義獎養  
 今皆倒置涅其手背人不樂一也教閱靡費人不樂二  
 也又使運糧人不樂三也近更驅之就敵橫被殺戮尤  
 使人憚為之馮京曰義勇近亦有以挽強得試推恩者  
 安石曰挽強以力有分限苟力不足則自絕于進取矣  
 是朝廷有推恩之濫而初非勸獎使人趨武事也今措  
 置義勇皆當及此使害在于不為義勇而利在于為義  
 勇人以得籍名于義勇為幸至于以武藝推恩隨人材  
 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則俗可變而眾技可成也臣  
 願擇其鄉閭豪傑為之將校稍加獎拔則人自悅服矧  
 今募兵為宿衛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  
 不可況此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之陛下誠

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今  
 募兵出于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  
 足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然此  
兵志第二卷以為保甲事但自今皆倒置以下至眾技  
 可成也日錄係之四年五月九日又上曰府兵與租庸  
 調云云至當以禮義獎養已附三年閏十一月十九日  
 文臣願擇其鄉閭云云上以為然亦已附閏十一月十日  
 九日惟上嘗論租庸調法至何由而立哉未有所附今  
 即附此年五月九日餘並兩存之蓋安石欲變宿衛法  
 其言不一而足也

乙未權鹽鐵副使潘宿權戶部副使御史中丞楊繪言  
 宿非材以兵部郎中賈昌衡代之權戶部副使李壽朋  
 權鹽鐵副使昌衡前為兩浙路轉運使朝廷方更法度  
 覈吏治而昌衡數以利害聞上因中使至浙諭昌衡曰  
 前後論奏具見忠益於是召用之御史劉摯言昌衡在



兩浙前坐失按舉杭州明州守臣自轉運使降為副使  
 乃緣發運司以均輸奏留昌衡今未及一年遽此召用  
 中外疑怪乞行寢罷不從 御史中丞楊繪言非不知  
 助役之法乃陛下閔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使民宅于  
 大均之域或有羨餘卽以待水旱之歲免取于民此雖  
 堯舜之用心何以臻此然聞幹其任者惟務斂之多而  
 行之峻致天下不盡曉朝廷之意將以為率其剩者而  
 官取之此不可以不言也兩浙提點刑獄王庭老提舉  
 常平倉張靚科兩浙一路役錢至七十萬至有一戶出  
 三百千民皆謂供一歲役錢之外剩數幾半雖司農寺  
 未卽從之然民間咸謂王庭老必賞之以本路或鄰路  
 監司張靚必賞之以館職或檢正此必因取數多而謗

議興也乞陛下取其數而閱之果如民間所說則乞裁

損行下以安民心據楊繪分析此劄子乃四月下旬所進是年七月十一日比外權同兩浙

提刑兼常平事王庭老權發兩浙運副仍兼領常平御史劉摯言臣伏見內臣

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凡

九萬夫所用物料本不預備需索倉猝出于非時官私

應急勞費百倍除轉運司供應稗草梢樁之外又自差

官採漳隄榆柳及監牧司地內柳株共十萬餘皆是逐

州自管津岸河北難得薪柴村農惟以麥蘆等燒用及

經冬泥補而昉等妄奏民間不用已科一萬餘功差本

司兵士散就州縣民田內自行收割所役人夫莫非虐

用往往逼使夜役蹂踐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

其數愁苦之聲流播道路傳至京師而昉等妄奏民間



樂于功役無不悅喜民夫既散役兵尙眾本路廂軍剗  
刷都盡諸處無不闕事而昉等奏陳不已形迹州縣凌  
侮官吏仍乞于洛州調起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  
其急切擾攘至于如此本路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  
非而上下以目臣不知昉之爲是役其利安在或聞欲  
泄邢洺大名等處積水今使此水如昉之意通行而北  
緣下流淺狹無所容受不免泛溢乃是移此就彼易地  
爲患今來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如聞昉爲見  
罷役忿恚偃蹇有休退之請朝旨又令總領淤田司事  
昉總領淤田當檢月日昉權罷開漳河三月十一日丙  
申上批并此月十一日乙未王安石論陳薦云云可考  
臣謹按程昉李宜之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實聞  
于朝貪功幸進擾民殘物前後奏報事皆欺罔而昉又

敢要君肆慢在于典憲可誅無赦若尙令昉以都水丞  
領事河上復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伏乞明布昉等罪  
狀重行貶竄以慰一方殘敝之民使天下皆知此役之  
害非朝廷意且以懲徼幸希賞罔上殘民之人御史中  
丞楊繪亦再具奏乞罷此役王安石爲昉辨說甚力皆  
寢不報御史劉摯言程昉等開修漳河不詳利害擾民  
十二日朱史又削去今具載摯奏按日錄以十一日進  
呈摯奏奏必在十一日以前今附見十一日墨史乃于  
不書今附見于此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增役兵開漳河  
安石又白上前此樞密院言淤田役兵多走死至一  
指揮但有軍員五人歸營者又言府界營婦舉營訴于  
提點刑獄乞放淤田兵士密院遂劄付提點司密切體  
量安石取簿厯根究得淤田兵士走死多處不及三釐



用法走死及八釐尙合得第一等酬獎又問密院何以言但有軍員五人歸營云得之曾孝寬孝寬得之李琮于是趙子幾以牒問李琮令具軍分役處琮得申狀乃云曾與孝寬言未淤田前一年榮澤斗門役兵兩處各前後逃走每起走卻三十餘人又聞得有兩營婦經提點司訴都水監見役修造未放乞依淤田所例放歸營婦所以訴乃以淤田所放早故也上曰曾孝寬何故如此安石曰孝寬及琮皆不可知或止是誤聽亦不可知馮京曰人言所聞何害上曰小人好如此恐宣力者解體密院前言淤田如餅薄朕令取一方土如麵厚尺餘問得極有深處京曰固有薄處上曰要不皆如餅薄安石曰薄處若水可到但當令次年更淤有何所害上曰

陳薦前日上殿言喜朝廷覺察罷卻淤田問薦何謂薦言人號訴以為不便安石曰陛下用陳薦輩為股肱耳目為股肱當為身捍患為耳目當聽察廣遠今薦權發遣開封府府界內淤田其罷與不罷及利害初不曾知不知陛下耳目何所賴周公戒成王當識其所不享唯不役志于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今人臣各懷利害愛憎之心敢誣罔人主無所忌憚其為不享甚矣陛下固容有所未察雖復察見亦無所懲即與不察見無以異如此則事實何由不爽小人安能無悔雖以周公為相臣恐徒紛紛不暇無緣致平治也琮江甯人時知陽武縣朱史載此段于六年九月十五日賜侯叔獻等淤田後按王安石稱陳薦權開封府薦權府則四年四月事若附六年九月失其實矣今依日錄見本日琮八月十五日擢利路通判



丙申上諭文彥博等曰京東武衛軍素號精勇得力不減陝西兵彥博曰京東之人沈鷲精悍亦其性也上因言齊魯諸儒言過其行如李徽之輩每肆大言吳充曰前史謂齊人多詐信不誣矣彥博曰齊魯諸生常以誦經為業近聞朝廷釐改科場此輩恐未能遽改所業必有失職之憂上曰令展一次科場方依今來新制充曰齊魯專經之學誦書之外不知其他登第之後至于官政人事漫不通曉此弊深宜改更上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令充曰漢儒陳寵以法律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唐有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搢紳多恥此學明法一科又徒能誦其文而已亦罕通法意近歲補法官者必聚而詳試其所習取其尤精通者用之有以見朝廷卹

刑之意

去年十二月八日徽之提舉鴻慶

丁酉手詔近令諸路再體量昨出軍功狀今尚未至賞久稽緩後無以使人臨敵死難其督促之及近鄜延有功將官亦令經略司速以聞先是太原呂公弼鄜延趙禹並言宣撫司賞功多濫命公弼等別差次久而未上故有是詔

戊戌天章閣待制知揚州馬仲甫判都水監知制誥知江甯府錢公輔知揚州初沈起罷陝西都轉運使召為度支副使三月五日改鹽鐵副使四月七日尋命知江甯府五月二代公輔令公輔歸朝王安石欲留起知審官西院上曰朕方欲論起在陝西亦無罪吳充言屢改易非便上曰宜少待之安石曰公輔專助小人為異議使在內必



無補聖政因請以代仲甫曰使仲甫在內無傷也上從之起除江甯才三月竟召入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九月十四日

四日起自江甯入為提舉百司今并書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日錄可考是日戊戌十日東

明縣民以縣科助役錢不當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數百家王安石既說論令退遂白上曰知東明縣賈蕃者范

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近樞密院選差勾當進奏院去年進奏院妄以朝廷事報四方令四方疑懈

于奉行法令今使勾當宜得平實者如蕃殆不可用上以為然因令究東明事蕃管城人瑗曾孫也

己亥詔給權貨務封椿銀十二萬七千兩絹萬七千疋赴陝西轉運司糴軍儲

庚子司農寺及開封府界提舉常平司奏有畿內百姓

未知新法之意見逐鄉大戶言等第出助役錢多願依舊充役詔司農寺令諸縣曉諭如有不願納錢之人除

從來不當役年月令依條認本等役候年月至則赴官充役更不令納役錢又奏乞差府界提點司官分詣諸

縣同造五等簿陞降民戶如敢將四等以下戶升于三等致人披訴其當職官吏並從違制不以赦降原免從

之四月二十五日免四等戶役又五年八月先是王安石建議恐有扇惑百姓以為役錢數剩但訴免必可減若果訴

免則責令依舊充役如今司農寺及提舉司所奏上既知東明事連日再以手敕問安石其一從安石本議降

是詔其一問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者如是則徒有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對上以取開封祥符



兩縣新舊簿閱視其減等者至多升等者至少蓋諸縣造簿等第不同皆係官吏緩急如開封乃有七百戶第一等此不可不減酸棗東明乃各數百戶三等已上餘皆四等已下至有三等以上役本等闕人差又盡取于四等以上此乃是四等中自有合爲三等以上之人而造簿不正緣吏人受賂置之下等及至上等無人則又不免糾取糾取之時又可取賂若不升降使各從其實則徒使吏人長姦百姓僥倖又有偏受困苦者非政事也且逐等物產皆有籍在籍第四等以下較其物產乃與三等同則何不可升升之百姓亦自無憾乞如司農寺所奏約束上從之安石又言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僞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中書御史臺

或打鼓截駕恃眾爲僥倖則亦非所以爲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有司事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輒再三手救質問臣恐此體傷于叢脞則股肱倚辦于上不得不墮也且王公之職論道而已若道術不明雖勞適足自困無由致治若道術明君子小人各當其位則無爲而天下治不須過自勞苦紛紛也上曰聞得人役錢事誠是人情便安石曰陛下以道揆事則不窺牖見天道不出戶知天下若不能以道揆事但問人言淺近之人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其言適足沮亂人意而已上又言或以爲役錢事必致建中之亂安石曰人言所以致此由陛下憂畏太過故姦人窺見聖心敢爲誑脅也上初疑官戶取助役錢少安石因是白上



曰官戶坊郭取役錢誠不多然度時之宜止可如此故紛紛者少不然則在官者須作意壞法造爲論議坊郭等第戶須糾合眾人打鼓截駕遮執政恐陛下未能不爲之動心若陛下誠能熟計利害而深見情僞明示好惡賞罰使人人知政刑足畏則姦言浮說自不敢起詭妄之計自不敢施豪猾吏民自當帖息如此雖多取于兼并豪強以寬濟貧弱又何所傷也上又言曹司都不與祿反責其受賕廢事甚無謂安石曰日本收助役錢有剩者將以祿此輩上曰以見役錢便可早定法制使知凡今致紛紛亦多是此輩扇惑安石曰早定誠是然畏此輩扇惑非也當令此輩不敢扇惑而已若使此輩無忌憚敢爲扇惑而專望以祿利弭息恐非所以爲政也

人主若不能盡天下則不能勝天下反爲天下役反爲天下役則亂矣漢高祖甫定天下令婁敬持一節發齊諸田楚昭屈景諸大族數萬口居關中此數族者平時皆能首難合從以逆關中者如諸田乃至兄弟二人更爲王敢與項羽爲敵一旦使之弃墳墓田宅而徒曾不憂其爲變者氣與略有以勝之故也御史中丞楊繪言比者畿邑之民求訴助役之不便陛下需發指揮令取問民之願與不願而兩行之中書門下已作劄子坐聖旨頒下而司農寺繳還遂從其請臣竊謂助役之法果便乎則今之不願者不一二年自見他人之便則改而從命矣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則一二年中自將改之則今之不願者何必強之也假使十分而不願者一



分焉則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願者亦自有役以差之必無放者但形勢官戶女戶單丁素無役者令出役錢則已行之矣司農寺繳還聖旨劄子豈得無罪乎謹按舍人院繳還詞頭自有故事李大臨蘇頌繳還不當落職歸班今司農寺不聞有得繳還聖旨劄子典故鄧綰曾布繳還不當沮格聖斷乞比類李大臨蘇頌情理特行降黜而徧行此聖旨指揮于天下臣料主之者必謂大臨蘇頌繳得不當鄧綰曾布繳得當則乞詳臣所陳不當事狀施行并勘曾布與宰相王安石是親乞不令簽書不報此據楊繪熙甯臺草附見十六日壬寅詔自今朝省及都水監司農寺等處凡下條貫並令進奏院摹印頒降諸路歲給錢千緡為鏤板紙墨之

費 王安石因東明訴役錢事稱疾卧家是日上遣中

使趣安石入見

此事他書並無據王安石日錄十八日上遣中使趣入見則此安石嘗託病在

告也更當考詳

癸卯安石入見為上言東明宜受狀曉諭百姓乃不受狀遣令人京餘縣即無之此意可見上因問賈蕃與密院官孰善安石曰臣不知也遂白上今大臣近臣孰為助成聖政之人臺諫官孰為不附流俗者陛下又於忠邪真偽之際未始判然明白示以政刑小人何所忌憚小人無忌憚敢為紛紛而陛下恃耳目聰明欲以勝之臣恐陛下雖勞終不能成治也 楊繪言東明等縣百姓千百人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百姓既無所訴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云此事



相府不知當與指揮不令升等仍問汝等來知縣知否  
皆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  
散去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卻以見  
管戶口量等第均定助役錢數付諸縣各令管認升降  
戶等別造簿籍前農務而畢臣竊謂凡等第升降蓋視  
人家產高下須憑本縣本縣須憑戶長里正戶長里正  
須憑鄰里自下而上乃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  
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心甘服哉譬夫所以為帶者  
為腰也所以為履者為足也帶之長短須隨腰之豐瘦  
履之闊狹須準足之大小今若帶長而有餘則增腰以  
滿之履狹而不足則削足以就之可乎超升等第以就  
多出錢何以異此京畿者天下之根本不可不關聖慮

若人民紛擾辭訴不已雖欲脅以止之竊恐川壅而潰  
其傷必多措置民事必自州及縣豈有文移下縣州府  
不知之理此乃司農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報府  
直下諸縣欲其畏威不敢異議若關京尹或致爭執所  
以不顧事體如此又今已是農月如何于農務前畢欲  
隨夏稅起催乎臣又聞中書遣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  
出錢之民竊恐不願出錢者欲困以重役如此威脅誰  
敢不從畿內之民平日驕養如赤子今團保之法行之  
猝暴惶駭未已若更凌虐恐所憂不細今判司農寺乃  
鄧綰曾布一為知雜一為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  
王安石指陳繪言為不然上諾之別安石日錄云余為上  
未見本劉摯言臣竊以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常安輯



之而愛養其財力使有豐佚閒暇之樂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義昨者團結保甲是時西邊用兵法令一出民間驚騷至今憂惑而未甯今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降戶第期會急迫所以人情惶駭無所赴愬恐非所謂強幹重內愛人寬役之意實由有司未能奉宣陛下大均之意以立法度乃爲此等紛擾臣伏願先降指揮告示逐縣今來新法未得施行別聽朝旨以安眾心然後乞根究昨來承準是何條制輒有升降戶等及如何出榜依理施行所定役法臣愚欲望陛下深求民情採中外之論再行講求要之不至重斂動眾而可以經久者而後行之係民休戚此最大事惟陛下謹慮而審取之天下幸甚

光祿卿史炤知邢州上謂執政

曰炤在襄州于水利甚宣力宜優獎以勸眾王安石曰便除邢州亦足示勸其詳須勘會具備乃可推恩不然恐濫有異論則無事狀可質也

甲辰上患邊臣觀望朝廷意度爲緩急不肯竭情了事王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誠能御羣臣以道使各盡力濟務莫敢爲欺則陛下可不勞而天下治若不能如此徒役兩耳目聰明夙夜憂勤于上而臣爲陛下盡瘁于下恐終不能致治邊事且勿論試論近事近者慶州兵變陛下不能不旰食大臣宜以此時其憂所以消弭然方其乘陛下恟懼合爲異論至于淤田保甲與慶州兵變事不相關此眾人所知非待至明而後察也然眾論盡然陛下雖知其非能使其有所忌憚否大臣在前尙



無忌憚如此則邊鄙疎遠何可禁其不為欺罔臣恐以區區之身為陛下獨勞亦不能濟平治也臣愚以謂大畏眾志使無實者不敢肆其說而忠力者不為小人所沮則陛下不須憂勞而治道自成上曰良是

朱史以此段載三月三日慶州兵叛後不知安石言此乃因東明訴役錢事假借以堅上意今乃依日錄特書于五月二十日陳瓘尊堯集邊機門論安石云云并附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又四年五月二十日又五月九日又六月十六日又六月十二日又六月十七日又五月合參考

乙巳皇第二子生母曰賢妃郝氏後三日卒不及名賜

丙午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同知諫院直舍人院孫洙知

海州從其請也合考林希野史載洙所以出在六月安石以論青苗事逐諫官御史洙鬱御史中丞楊繪恐鬱不能有所言懇求補外得知海州

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李定遂補洙闕言定必不可用洙闕遂久之弗補明年二月通州言高麗使民官侍郎金悌等入貢至海門縣詔集賢校理陸經假知制誥館

伴左藏庫副使張誠一副之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昭州防禦使涇原路副總管張玉為總管陵州團練

使落軍職玉以兵追討慶州叛軍而吳達等勢窮降邠甯部將任懷政懷政送玉玉盡殺之於邠州朝天驛上

以玉妄殺失朝廷信故有是命初欲但降玉一官王安石曰朝廷既知其妄殺則降一官非所以示天下重人命存信之道上乃令降兩官又降總管又議落軍職文

彥博以為刺史不可為都虞候安石曰都虞候須以防禦使為之止是故事初無義理臣固嘗論奏以為但緣



官闕遂例遷或無功而以選超授皆無義理不足以勸  
彥博以爲故事要難改乃止降一官落軍職仍未補人  
吳充曰竇舜卿失于覺察撫禦亦止降一官玉罰太重  
安石曰慶州之變非舜卿所致舜卿雖知人情恟恟欲  
令舜卿若爲處置充又言玉可惜安石曰暫責遇赦卽  
牽復姑以明法存信慰眾心於玉何損朝廷但令玉且  
在邊自得其用豈計官職資任乎 是日王安石呈役  
錢文字上以爲民供稅斂已重坊郭及官戶等不須減  
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無害安石曰今取於稅戶固  
己不使過多更過當減但爲厭人言卽無當于義理若  
方可取之時取之待其凶年闕食量彼力不足而我所  
收役錢有餘則特與放一科此乃是于粒米狼戾時多

取之于食不足時則賙之合于先王不忍人之政朝廷  
制法當內自斷以義而要久遠便民而已豈須規規恤  
淺近之人議論陛下以爲稅斂甚重以臣所見今稅斂  
不爲重但兼并侵牟爾此苟悅所謂公家之患優于三  
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上曰此兼并所以宜摧安石曰  
摧兼并惟古大有爲之君能之所謂兼并者皆豪傑有  
力之人其論議足以動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一切因  
人情所便未足操制兼并也然論議紛紛陛下已不能  
不爲之動卽欲操制兼并則恐陛下未能勝眾人紛紛  
也如兩浙助役事未能大困兼并也然陛下已不能無  
惑矣上曰如常平法亦所以制兼并安石曰此於治道  
極爲毫末豈能遽均天下之財使百姓無貧



己酉權陝西都轉運使謝景温言鄜延最當寇衝守禦  
係于主帥自今春以來造怨連禍士氣不振民心未甯  
陛下擢趙高知延州高聰明宏達誠有過人然未嘗親  
歷行陳熟悉軍旅裨將寨主皆故等夷一旦受其統制  
未必心服臣恐有事之時難責成效慶州昨經叛亂人  
情不安王廣淵本無威望以鎮姦猾傷弓之餘何由更  
明紀律驕悍之卒變故難保雖朝廷開其自新而人情  
惴恐常憂不測今一營之間逆順雜處效順者貧如故  
時爲逆者人有餘財鬻賊于市主不敢識脫有緩急廣  
淵必不能裁制陛下近以郭逵知秦州秦雖要藩其重  
不若鄜延逵少長于邊材武可任累經行陳士卒信服  
若使復帥鄜延敵必不敢輕犯蔡挺向爲慶帥撫御得

宜涇原士馬完整威聲已振若使挺于慶州使之因事  
制置施設方略誅鋤橫猾慰安反側則朝廷高枕無憂  
矣自陛下臨御以來秦州罷黜四帥雖軍政不修撫御  
失當終不足貽朝廷深患與鄜延環慶不同臣謂朝廷  
欲捍外寇莫若責郭逵欲消軍變莫若委蔡挺蓋秋冬  
之交敵騎必出鄜延高雖有美才固不若逵之老練或  
處之他路無所不可伏望易置四帥以消未然之患王  
安石曰郭逵宜使爲延州乃以恥見吏民力辭逵復被  
朝廷任用得故處有何恥彼但緣延州經擾壞難治不  
肯往耳陛下不察其情而許之頗失事機今已起秦州  
乃欲改更非便上曰蔡挺移慶恐轉加姑息安石曰慶  
卒尙反側若遽易帥或未至閒疑而爲變盍靜以待之



景温奏寢不行

朱本削去景温疏今從新本復存之

庚戌楊繪言開封府界提點司以畿縣百姓入京訴等第役事東明縣民最多因欲舉劾知縣賈蕃臣不識賈蕃不知其材與不材但見嘗被二府選差則其人必非甚不材者畿縣之民去京不百里苟有屈抑得以來訴於相府則陛下宜推而興念四方之民去京甚遠者雖有屈抑曷由來訴乎即宜申命監司使通下情勿令失所則政之遠近各得其宜矣今若東明百姓來訴則罪知縣臣恐畿縣令佐懲創其事先威以嚴刑脅以利害俾民不敢復訴壅塞民言得為便乎況陛下已詔東明等縣不得升等及取情願若非百姓來訴何憑有此詔乎而反摺撫知縣也 是日王安石既對留身請去上

固留之曰風俗久壞不可粹正事有萬緒卿如何卻要去且體念朕意不須恤流俗紛紛安石曰臣材薄恐誤陛下屬意陛下試觀前代興王亦有為政數年而風俗不變紀綱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亂方生人情迫急為之解患釋難所以易今頽壞之俗已久萬事收斂使就法度則不得不難其紛紛亦固宜但力行不變自當改如富弼事向時豈有按劾今乃案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漸變安石曰以臣所見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謂陛下誠能洞見羣臣情偽操利害以馭之則人孰敢為邪但朝廷之人莫敢為邪即風俗立變何憂紀綱不立如唐太宗時裴矩尚肯為正諫況其素不為邪者乎上追咎西邊事以為唐太宗時固無此



安石曰臣自接待清光以來陛下固未嘗許韓絳以智略一旦舉一方之事屬之則邊事自宜如此上曰朝廷固未嘗令其如此絳失本指皆出于意外安石曰陛下許其便宜節制諸路則其如此固其理也邊事已往固無所及臣愚以謂陛下憂勤眾事可謂至矣然事兼於德德兼於道陛下誠能明道以御眾則不待憂勞而事自治如其不能則雖復憂勞未能使事事皆治也陛下誠能討論帝王之道垂拱無為觀羣臣之情偽以道揆而應之則孰敢為欺人莫敢為欺則天下已治矣臣敢不且黽勉從事若但如今日恐無補聖治也此段依日史乃于責韓絳後便附見且刪去臣敢不黽勉從事若但如今日恐無補聖治等語蓋失事實矣今改之陳確尊堯集邊機門論云云并附五年六月二十日又五年正月九

日又六月二十七日皆台參考

辛亥詔以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詔太宗正司自今宗室率府率遭父母喪及嫡孫承重並解官行服又詔宗室遇歲節罷遣姨媪上西京汝州諸墳遣本宮殿侍者聽之從李德芻請也 先是判亳州富弼四上章乞解使相不許又乞給假就西京養疾未報會青苗獄起弼因不敢言及朝廷有案後收坐指揮弼知免劾乃復乞養疾西京是日詔與弼假弼四上章乞罷使相據劄子許給假就西京養疾實錄在五月十八日誤也今從會要及王安石日錄

壬子詔聞恩冀莫雄滄州永靜信安保定乾甯軍自夏災傷其令轉運副使王廣廉提點刑獄孔嗣宗分行體量未經檢放秋稅各以分數蠲除仍發廣惠倉粟賑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三  
三  
饑民

是月詔廢新衣庫其官物撥赴儀鸞司等處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三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四年六月甲寅朔宰臣王安石爲明堂大禮使樞密使文彥博爲禮儀使參知政事馮京爲儀仗使樞密副使吳充爲鹵簿使參知政事王珪爲橋道頓遞使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羣牧之官近制不許兼領他職今河北監牧使都官郎中周華兼提點刑獄非制也乞罷兼領之命從之是日王安石爲上言楊繪不宜在言職且曰臣事陛下卽有罪大臣近臣理無肯蔽覆者不必得一楊繪乃察臣所爲但如繪者使在言路四方宣力奉法之臣更疑畏沮壞政令何由成古



人爲國皆約七年五年必爲政於天下其施行有次第  
可必故也今朝廷事爲之數年行之未幾輒復被沮壞  
欲望成效恐不可得也

乙卯詔鄜延比增屯兵過費邊儲令趙高相度如遇事  
宜合駐軍馬計會轉運使趙瞻專在本路於要害城寨  
廣備糧草

丁巳詔河北災傷州軍已遣官體量賑濟其劫盜罪至  
死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牢城候豐熟日如舊 又詔罷  
委官看詳臣僚所上封章令中書看詳以聞初命館職  
看詳在三

年五月戊戌今罷之必有  
故日錄亦無其說當考 上批賈蕃可令治其不奉  
法之罪其他罪勿劾昭示四方使知朝廷用刑公正王  
安石曰臣亦嘗責趙子幾但案蕃違法壞助役事勿治

他事子幾乃云已得其罪狀不敢貸若法當治治之固  
不害朝廷用刑公正也臣於蕃輩未嘗與之計校緣臣  
所爲盡是國事蕃輩附下罔上壞得陛下國事臣有何  
喜愠且小人衆多安可一一與計校孟子謂政不足問  
人不足適一正君而國定臣所以但欲開導聖心庶幾  
感悟若聖心感悟不爲邪辭諛行所惑則天下自定小  
人自當革面順從豈須臣區區每與計校若聖心未能  
無惑而臣一一與小人計校亦何能勝其衆多又言朝  
廷立法惠在弱遠不知所以然之人怨在強近能造作  
讒謗者此陛下所當察按林希野史載王安石納上批  
不行今附注在十三日丙寅錄  
繫四 詳定編修三司令式所刪定官周直孺言在京  
麴院自來酒戶沽賣不常難及初額累經更張未究利



害推究其原在於麴數過多酒數亦因而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折其利爲今之法宜減其數增其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苦而官額不虧矣請以一百八十萬斤爲足額遇閏年則添額踏十五萬斤舊價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請增作二百文省舊法以八十五爲陌請並紐計省錢便於出入舊額二百二十二萬斤約計錢三十七萬貫今額一百八十萬斤計錢三十六萬三年一閏十五萬斤計三萬貫又減小麥萬餘石及人功並不虧元額錢數況免賒麴酒戶納小官錢借貸契書及公私費用不過每斤添支十文令用麴無餘官物無積況國初麴價二百文八十五陌太平興國六年始減五十并具到酒戶情願事件從之

十一月乙酉賞直孺章服

戊午環慶路經略司言都監任懷政已發赴慶州諸堡寨照管熟戶法訖樞密院言昨石昌等蕃戶驚疑犯順之後种診以厚利啗之乃復安輯凡撫御蕃族之方在明賞與罰知其疾苦申其抑塞則自宜感恩畏威至於酒食犒設之類但務從舊來規式亦不當頓爲優厚使蕃情測度明見姑息之意詔割與本路仍令經略司分析差任懷政因依以聞

要見分

劉摯言臣竊以爲爲

治之道惟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



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為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培削民財為功以興起犴獄為才陛下賑卹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斂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為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矣欲賞之志每在事先急公之心每在事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體有

愛君之意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不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其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二勢如此事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



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險阻而消長之勢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虚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審好惡重用而已矣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虛華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謹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

迅而願爲之用則設施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摯嘗面對上問從學王安石邪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上因摯言與安石論助役事安石辯數甚力上曰無輕民事惟艱安石曰陛下固知有是說然又審民事不可緩上曰修水土誠不可緩安石曰去徭役害農亦民事也豈特修水土乃爲民事如修水土非陛下能勝異論則誰肯爲陛下盡力且議助役事已一年須令轉運使提點刑獄州縣體問百姓然後立法法成又當曉諭百姓無一人有異論然後著爲令則其於民事可謂不輕矣

庚申羣臣上尊號曰紹天法古文武仁孝詔曰夫道以



常無常名爲尊乾以不言所利爲大朕所憲焉至於崇飾徽號以臨四方非朕所先務也方命有司議合宮之配以昭嚴父之孝矣乃當前受寶冊自爲光榮哉無使大禹之不矜不伐漢光武之禁人言聖獨見稱於前世也自是三上表終不允 涇原路經略使蔡挺言新知涇州劉渙先知此州日貪殘不公軍民怨苦今聞渙再至無不憂懼伏望罷渙更擇可者詔渙改知澶州 楊繪又言助役之法朝廷之意甚善其法亦甚均但亦有難行之說臣願獻其否以成其可去其害以成其利假如民田有多至百頃者少至三頃者皆爲第一等百頃之與三頃已三十倍矣而役則同焉今若均出錢以雇役則百頃者其出錢必三十倍於三頃者矣況永無影

射之訟乎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難得錢一也近邊州軍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專典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且農民惟知種田爾而錢非出於田者也民甯出力而憚出錢者錢所無也今乃歲限其出錢之數苟遇豐歲雖穫多而賤賣猶未足輸官也凶年穀雖貴而所收者少食尙不足若之何得錢以輸官又況天下州郡患錢少者衆矣而必責民納錢可乎行之三數年此弊愈見矣其說一也唐李元平守汝州始至募人築郭浚隍李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悟賊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此乃覆轍也今若緣邊州軍不問土著惟雇一切浮浪之人萬



一有閒謀應募或爲外夷所使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  
潛爲內應此豈得不慮哉其說二也天下之田有一畝  
而稅錢數十者有一畝而稅數錢者有善田而稅輕者  
有惡田而稅重者今若盡以稅錢爲等第得無優者轉  
優而苦者彌苦乎其說三也人所以畏爲耆長者爲有  
不獲賊之刑也誰肯冒刑而就雇乎若未有賊限則爲  
之或有賊限則逃又招之則又然事若何而輯乎其說  
四也且如倉庫多至數萬石軍資多至百千萬緡而使  
受雇浮浪之人爲之官司無由察實有侵盜事急則逃  
闕誤支給隱匿文帳然後沒納抵當捕繫保任則罪人  
已去而平民被害其說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  
爲定制仍乞誠勵司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

毋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復妄議 劉摯言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  
苟不因先王之道爲良法度以行之則亦不免於民不  
得被其澤恭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  
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  
無以上副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曰率錢  
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事不可勝言而略陳其十害天  
下戶籍均爲五等然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千二百餘縣  
凡戶之虛實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今欲斂錢用等以爲  
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能齊若隨其田業腴瘠因  
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  
所總統非所謂畫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患等籍之不得



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既不  
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弊亦使  
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  
戶常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錢爲幸下戶  
之役簡而輕故皆以今之助錢爲不幸優富苦貧非法  
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不取舊簿者意  
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寬故臨時登降升補高等以  
充足配錢之數疲匱之人何以堪命近日府界其事已  
驗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不可闕則是  
助錢非若賦稅有商閣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  
農人惟有絲絹麥粟之類而助法皆用見錢故須隨時  
貨易逼於期會價必大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

退揀壅滯及資緣乞索之患其害六也兩稅及科買貸  
責色日已多使常無凶災猶病不能了公私之費又起  
庸錢竭其所有恐斯人無悅而願爲農者天下戶口日  
當耗失小則去爲商賈爲客戶爲游惰或父母兄弟不  
相保抵冒法禁折而入下戶大則聚而爲賊盜其害七  
也徼幸之人又能資緣法意虛收大計如近日兩浙起  
一倍錢數欲自以爲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謗其害八  
也夫旣爲之民而服役於公家迺所謂治於人者事人  
天下之通義也況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  
者猶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於下役則動須一二十年  
乃復一差今使概出緡錢蓋雇直不重則不足以募輕  
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害



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戶蓋有常產則自重性愚實則罕  
欺舊雖有替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  
浮浪姦僞之人則所謂帑庾場務綱運凡所以主財者  
不惟不盡心於幹守亦恐縣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抵  
冒法令罪獄日報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  
之數職在捕察賊盜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寇  
有縱逸之患因事有騷擾之姦而舞文鬻事無有虛日  
其害十也夫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  
之淺聞寡見而所列如此其沸於民口有大於此而臣  
未敢言者其又何窮然臣亦嘗爲陛下博訪而深計之  
蓋天下差役莫重於衙前今司農新法一項云鄉戶衙  
前更不抽差其長名人等並聽依舊以天下官自賣到

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臣謂  
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自來已是承應官中配  
買之物及饑饉盜賊河防城壘緩急科率郡縣賴之今  
亦難爲使之均出助錢舊來官以場務給衙前對折役  
過分數然多估價不盡虧官實數今既官自拘收用私  
價召賣則所入固多又慮係衙前當役事件官爲裁省  
使無舊日糜費而支酬稍優則人情必當樂爲可寬鄉  
戶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將此一法詔有司  
講求其詳若逐路場坊錢數可以了本路召雇衙前酬  
獎則乞詳具條目行而觀之以三二年間若見其利則  
其他役法更革無難矣惟是助錢之法伏望早賜睿斷  
一切寢議以幸天下夫更令創制可以漸而不可以暴



況欲內自畿甸外至海隅一概率錢可謂重歛又欲急迫而成之使生靈何以自全陛下安得不謹重其事哉

本志但云繕言助役之難有五摯言役法之害有十請一切罷之餘並不書

辛酉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度支郎中王克臣兼同知審官西院上謂王安石樞密院不留意西審官欲差克臣同知安石以為當然故有是命

壬戌詔河東經略司相度如賊重兵犯境即依前後約束令緣邊城寨專為守計約合留守兵外餘悉團結為一軍以備禦賊勿令兵勢分致失枝梧中書刑房言刑部詳覆官如疏駁得諸處斷遣不當大辟罪每一人與減一年磨勘如失覆上件公事每一人即展磨勘一年累及四人即衝替從之

甲子觀文殿學士兵部尚書知蔡州歐陽修為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修以老病數上章乞骸骨馮京固請留之上不許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尤惡綱紀立風俗變上曰修為言事官獨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後日所為考其前日用心則恐與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異王珪曰修若去位眾必藉以為說上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眾說何足恤修頃知青州殊不佳安石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然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又言兩制



多闕員堂陛相承不可少衆皆以繪言爲然王安石曰誠如此然要須基能承礎礎能承梁梁能承棟乃成室以糞壤爲基爛石爲礎朽木爲柱與梁則室壞矣上笑參知政事王珪言臣前爲南郊禮儀使竊見乘輿所過必勘箭然後出入此蓋天子師行故事大駕旣動禮無不備及入景靈宮太廟門恐不當行勘箭之禮請下禮官考詳詔禮院詳定以聞於是禮院言皇帝親行大祠所過宣德門景靈宮太廟門出入勘箭南薰門入則勘出則否至於文德殿門并親郊出入朱雀門則勘契考詳勘契之制卽唐交魚符開閉符之比用之車駕所過宮殿城門所以嚴至尊備非常也惟勘箭不見所起之因當是師行所用施於宮廟似非所宜誠可廢罷其

宮殿城門并太廟車駕齋宿請並勘契至於景靈宮止少留薦享亦乞不用勘契從之宣撫司言昨西城賊攻圍柔遠寨都巡檢林廣與李克忠開城納蕃兵併力堅守都監任懷政郝惟立走馬李元凱募人守寨西谷寨主張繼凝斬獲首級詔林廣賜銀二百兩任懷政郝惟立各減二年磨勘李元凱減四年張繼凝減一年李克忠候奏案到取旨克忠時坐取蕃官所奪西賊甲不還其直方被劾也克忠事在七月二十八日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左騏驎使邵州團練使許州兵馬都監令宴言今後每有差遣辭見并因事到闕並乞上殿或遇大禮亦乞陪位從之自後宗室領外任者悉用此例此據會要十一日事今附見鹽鐵副使工部郎中直史館李壽朋疎俊任俠不憚繁劇祠



西太一飲酒茹葷暴中風卒上遣中使撫其家賜銀三百兩

乙丑審官東院主簿大理評事蔡煜為太子中允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等上謂王安石曰煜可留  
安石曰已令為監司且試其實如此人他時自當為朝廷用煜挺子也上曰人材絕少宜務搜拔安石曰人材須獎成若趣赴朝廷法令欲立事功輒為人所攻沮附同流俗雖有過惡羣邪共相推薦容護則中材已下孰敢正論直行此人材所以壞而可使者少也若不能改此恐無由得人材眾為天下要以定取舍變風俗為先務若不如此而乃區區勞心於細故適足以疲耗聰明為亂而已且以近事驗之邊事之興陛下下一日至十數

批降指揮城寨糧草多少使臣將校能否羣臣所不能知陛下無所不察然邊事更大壞不若未經營時此乃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切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陛下不可不察今日之患正為君子道不長小人道不消所以然者由陛下察君子小人情狀不盡若陛下能明道以御眾如日之在天則小人如雨雪之自消詩曰雨雪浮浮見晁曰流此之謂也若不然則小人道長無義何所不至宗廟社稷之計臣誠為陛下憂之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此之謂也上以為極然  
陳瓘尊堯集邊機門論安石歸過宗廟今并附五年六月十七日五年正月九日又四月五月二十日六月十六日六月十七日凡五段皆合參考  
司農寺言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請以廣惠倉錢斛併入常平從之詔賞捕



殺慶州叛軍者索忠授右班殿直賜錢五百千餘轉資

賜錢銀有差

丙寅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時

雨愆亢故也時雨愆亢據御集林希野史云趙子幾以

民二百詣丞相訴又訴御史上聞之驚安石亦惶恐上

手批付中書丞民之諫官詠猶以爲非便而助役之議直

此解也而布縮言於安石曰助役爲衆所搖不可成矣

可罷也而納御批而不行疑東明令賈蕃誘民來訴蕃

安石悔又遣子幾至邑詢其數事非體當然又蕃已去喜置

已移官乃遣子幾至邑詢其數事非體當然又蕃已去喜置

天節宴取外界猶如此者數事非體當然又蕃已去喜置

獄劫之言者以爲訴而發其陞降不當餘皆勿問中外

上亦寢又批付中書但案其陞降不當餘皆勿問中外

聞之慶上之仁聖安石不悅又懷於上前納之又辛亥

六月十三日上御崇政殿決罪人曹佾家奴盜金當徒

二年半降從杖上日馮京口橫門決杖二十已宣閣門

使安石曰不可但當決矣按希云安石屢納御批今附

四年以孫洙自諫院出知海州在五月二十二日蓋從洙所乞不問洙論助役當罷并合考詳

韶已奉詔赴闕恐離任後來生戶或與夏國連結別爲

邊患其生戶入居漢界見給糧者非韶所招如養餉充

飽或連結夏國度爲寇害實非招納所致乞賜詳察詔

先坐安指閒田責官及再打量乃云實有田四千餘頃

於是召對王安石白上曰王韶爲陛下盡力臣不知陛

下尙奪其官何意因言石顯事上曰元帝不能誅有罪

安石曰顯有何罪不過害劉向之徒而已今之爲姦者

特才不如顯爾其罪非與顯有異也石顯尙須因忠良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四  
官安石曰師中附下罔上壞陛下所欲爲陛下不得不  
責降然內批特與舒州寵以善地韶無罪乃亦降官好  
惡賞罰如此君子何所恃賴小人何所畏懼京曰今日  
人已震懾如此足矣尙欲如何安石曰臣所論者陛下  
威福非臣私計也上論民兵因稱府界保甲善安石曰  
保甲事多沮壞安得善陛下欲爲民兵誠善然毆民爲  
兵豈皆盡願使吏措置豈能盡當人心陛下爲保甲一  
爲人言卽紛紛自沮撓其事則欲爲民兵未易就也大  
抵修立法度以便民於大利中不能無小害若欲人人  
皆悅但有利無言雖聖人不能如此非特聖人天地亦  
不能如此以時雨之於民豈可以無然不能不妨市井  
販賣及道塗行役亦不能使墻屋無浸漏之患也

壬申以岐王顥爲明堂亞獻嘉王頽爲三獻不攝上將  
軍以禮儀使司言至道二年南郊皇太子爲亞獻越王  
爲終獻不攝官而近歲獻官雖品秩已高猶攝上將軍  
今明堂亞獻已差皇弟不當更攝官也賜邠州修城  
官吏銀絹有差先是麟府官吏坐守備頽弛被責詔緣  
邊各加整治而邠州首能奉法故優賚之岐國賢壽  
夫人朱氏言昨以老病恩許開聖尼院養疾今得安全  
復見宮省本位使臣祇應人等乞賜推恩上語樞密院  
曰此眞宗子周王乳母也百歲而耳目聰明宮中無出  
其右者可特聽許先是宮人有疾甚者出之尼寺十  
八九上憫其然著爲條約使太醫治病歲終稽其全失  
而誅賞之自是全活者多朱氏其一也後一年乃卒上



批朱氏入宮八十餘年可特追封魏國夫人  
 甲戌武甯軍節度使左僕射同平章事富弼落使相以  
 左僕射判汝州通判亳州職方郎中唐諱簽書判官都  
 官員外郎蕭傳屯田員外郎徐公袞支使石夷唐永城  
 等七縣令佐等十八人皆衝替坐不行新法置獄劾治  
 而有是命弼先許給假就西京養疾於是弼辭汝州乞  
 依先詔養疾西京上不許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  
 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他日王安  
 石為上言弼雖責降猶不失富貴之利何由沮姦又言  
 行弼事要未盡法鯨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  
 二罪止奪使相弼生平自以寬恤百姓為事今所以不  
 放稅其情可見也不放稅事見二月五日蓋安石誣之也上曰常平事壯

家所為吏獨不能為是不能為吏也不能為吏雖廢為  
 民未為過安石曰誠如此民所能而吏不能雖廢為民  
 不為過凡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人主奉若天道患所  
 討不當而已此段據日錄七月十四日備載其言可見  
令罷平章事為左僕射判汝州舊紀不著因依司馬光  
日記云知雜鄧綰劾奏富公除汝州不肯之官求西京  
養疾跋扈不遵詔命又言富公昔與劉沆書求汲引云  
願銜環顧印以報厚德弼昔欲以禽蟲事執政今恥以  
人臣事陛下宜付之請室賜以刑上以其言險諛富  
不報何事直云日記又云劉摯為檢正官介甫將黜富  
公摯數諫止之由是出為御史富公竟以上奪使相摯  
上言亳州簿尉與級等皆坐不散青苗錢被劾以前宰  
相所為豈此曹所能制由是周伯藥以下特宥之當是時  
甲戌已  
 河中府言乞指揮訓練軍馬衣甲上批令曾  
 公亮應副須選官編排十分可應敵者近裏州軍不足  
 即取於邠涇等州邠涇州又不足令蔡挺應副挺近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四

古



已編塚兩將器甲此必本路支用有餘宜令相度應副

降知環州種診一官坐擅回章州牒許夏國通和也

范育銘診墓云朝廷密諭邊臣罷兵而夏人未有三至乃

帥王廣淵以屬公公間使曉賊入求好使再三至乃

受以聞朝廷許之猶以輒通賊使奪官既而帥屬皆遷

官帥謂致賊請者公也欲得文移為公辨公曰紆患息

民乃吾心也講好非勞敢言賞

乎卒不與要見帥屬遷官事

乙亥劉摯言五月間東明縣百姓就宰臣私第或隨馬  
披告助役法不便并升超戶等及詣御史臺披訴臣等  
具狀及上殿劄子論列陛下令府界提點司體量升降  
等第因依今竊見趙子幾別舉發知縣賈蕃在任日貸  
借官錢與手力因同天節沽市村酒創買部夫席屋等  
事朝廷以其狀下本司取勘者臣竊以為過矣朝廷變  
更役法意欲均民民苟以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

言者且畿甸人戶幸以居近輦轂可以自陳以近推遠  
以一求萬則天下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人限在遐遠  
上雖有州縣而安敢主之又有監司提舉司之隔礙其  
欲赴愬勢固難矣今又因畿民有訴而苛刻之人反怒  
縣官意謂不能禁遏故捃摭他事期置于法朝廷不辨  
遂與施行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以為欲鈐天下之  
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以為戒爭務拘民以杜其  
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時而知臣伏覩編敕節文按  
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干官屬離任後始行發擿  
雖實不復受理若犯贓私雖離任有人告或因事彰露  
即依法施行方子幾之體量於其縣也蕃已得替離任  
矣子幾初求其事於僚佐又誘而鈎之於吏史借令蕃

實台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四



有賊私則亦不得謂之論告與因事明矣法之所不當  
理而子幾肆妄敢爲者子幾方以苛刻怙寵用事務在  
力行司農新政而不復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驅  
使就令冀自收功恐因民不服撓動其事是故作威以  
驚衆違法以案吏欲使畿內他邑與天下官吏畏罪避  
禍閉遏其人民使不得有言以聞于朝廷爾如蕃以司  
農勝內椿定人戶數目使出助錢遂將縣籍下等次第  
升遷者凡一千戶以就足勝內之數此其罪固不可赦  
是以前日聖旨止令體量此臣願陛下治蕃此罪而已  
自餘替後所案乞依條不問蓋借蕃以解四方人情之  
疑使知陛下不禁民言之意臣區區非爲蕃計也如子  
幾領按察之任已久當平日不聞舉擿蕃事乃于今挾

情違戾救禁原心考察可見險薄伏請付吏施行王安  
石旣爲子幾辨說且曰朝廷置言事官正當爲陛下彈  
劾如蕃輩縱蕃非承望大臣風旨故壞法又無賊私但  
其措置不才如此亦不當選差今旣不才如此又犯法  
大臣乃選擢以爲可用此乃御史所當言也摯初不言  
此乃彈擊奉法之子幾以爲諂刻子幾劾王愷所忤皆  
一時權要其不諂可知今營職奉公卽謂之諂刻欺罔  
不端卽以爲忠純何以正朝廷富弼之責也楊繪草辭  
云弼天付忠純安石大恨之故因子幾事具以白上  
上批治平中辭向於鄜延環慶路頗招納西界人戶不  
少慮更有似普結勒幹等人因向責官諸處遂不復奏  
致貧窮失所乖朝廷恩信可令辭向具析元投來人數



及住坐族望候奏上再下兩路具今存亾安泊次第以  
聞 樞密院奏約束諸路機宜官文字有遊宴嫖狎無  
所不至之語上曰趙高嘗爲機宜今帥廊延恐傷其意  
可改去此數字時高以措置邊防事具奏上出示王安  
石安石曰高奏甚善其閒豫定計策則恐非所以應變  
上曰朝廷難指揮卿可因書諭之安石與高書  
丙子保平軍節度推官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司  
王韶復爲著作佐郎王安石自敘其本末云初王韶言  
沿渭地李師中先與韶合旣而爲大臣所諷遽極力沮  
韶奏以爲全無荒地朝廷下李若愚等體量令寶舜卿  
打量乃云止有一頃有餘於是文彥博馮京等合臺諫  
官極力攻韶以爲欺罔生事而向寶等素疾韶又與師

中言韶引惹托碩族連生羌擾邊及問知擾邊事乃略  
不由王韶韶與高遵裕但有撫結生羌之功而生羌與  
托碩爲變乃由秦州遇托碩失理所致事旣無效而師  
中寶前後奏事誣罔不一朝廷又令沈起往案問并根  
究韶田事起奏具得師中寶欺罔事惟田事欲須後日  
進呈彥博爲師中言邊帥收閣詔令不行乃是常事安  
石曰朝廷詔令若不可行當奏請收閣不行安得無罪  
假令無情亦不可恕况所閣詔令其情乃在於害邊事  
且又奏事誣罔不遜如何可恕彥博曰旣任邊帥當責  
成今令王韶攬之實難安石曰王韶雖是特旨差爲機  
宜已而師中力奏韶王佐之材乞令管勾蕃部事故朝  
廷從其奏然事亦皆師中相度施行韶何嘗能攬之彥



博曰王韶之勢赫赫於關中孰敢違者及議罰吳充請  
向寶王韶皆降官安石曰向寶卽有上書不實罪韶有  
何罪彥博曰沈起善顧望豈肯究王韶罪狀於是上疑  
韶田不實亦合追一官曰韶不能指言必是無地也安  
石曰今京東人冒占大澤泊爲人論告積年不決其後  
告者坐不實被徒旣而王廣淵根究乃始知曾冒占且  
內地有契帳分明尙如此況與邊夷交雜無契帳可考  
經略使不肯根究官吏承望風指雖有官地但令生熟  
戶各占認則韶亦何由可指也上旣疑不決安石以不  
勝衆論遂止不復爭尋有旨復下韓縝打量彥博緣渭  
果有荒田四千餘頃上曰邊臣誕妄誠害事緣理可知  
而事不可知要邊臣奏報誠實乃決事如寶舜卿王韶

所奏地只有一頃當時朝廷以爲必無此地今韓縝打  
量乃有四千餘頃舜卿尙言今打量地必非王韶所指  
處文彥博馮京亦皆以縝所言非實彥博曰事患在巧  
言亂實上曰患不明不患巧言若見理明巧言亦何能  
亂安石曰巧言雖堯舜亦畏之然以見理明故共工不  
能亂堯舜之治也漢元帝詔曰朕不明於理靡瞻不眩  
靡聽不惑政令多還民心未得公卿大臣緣姦作邪惟  
不明於理故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惟眩惑故一有政令  
輒爲浮議所奪而多還惟政令多還故民心未得上所  
操持如此此公卿大臣所以敢作姦邪其本乃在人主  
不明於理故也如王韶非邊臣妄誕能亂事實乃是陛  
下考覆未盡沈起自奏以爲恐引惹邊事未可打量田



地陛下即行遣王韶考覆未盡而遽行法此自朝廷之失非邊臣能亂事實賞罰在一人之身為輕在朝廷勸沮忠邪則為利害甚大不可不謹也上曰邊臣各自用已愛惡利害非有所忌憚韓縝所以打量出地者以與竇舜卿不相能故也其他事即不肯如此盡力安石曰陛下明察見此盡之矣彥博京皆言此是欲招弓箭手地爾安石曰韶所奏但云荒田不耕何啻萬頃即不言除欲招弓箭手地外有此彥博曰如此則須罪竇舜卿也安石曰舜卿打量時明言除出欲招弓箭手地即於文未見欺罔彥博又言臣在秦州沿渭豈有此地此必欺罔上曰是沿渭地安石即指圖所載且言韓縝專沮壞王韶於奏報中陛下自可見無緣於此荒田乃肯與

韶比而為欺罔陛下嘗記御史所以攻韶否乃是陳升之馮京諭謝景温言沈起將甘谷城地妄作沿渭地欲蓋王韶罪景温至中書臣面詰以起案卷具在無將甘谷城地作王韶所奏者何故妄言如此景温對臣與馮京言是集賢相公與參政諫議說如是上以韶為無罪令與復官彥博等又曰韶言耕田尚未有效如何安石曰本所以奪官非為耕田未有效也為其以無田為有而已京曰不止為此兼韶言市易事亦不便彥博因助之上曰市易無不便彥博曰官中更為販賣事誠不便安石曰且不論古事止以今事論公使皆販賣人無以為不便何也彥博曰近日事多費更不足如置古渭以來秦州愈不足安石曰今日古渭文彥博亦不知其不



可廢所以費不足正由不理財故也既拓地則須理財以足其費此乃市易之所以不可無也彥博又言韶市易司馬入中不良羣牧司以是官物入中故且令受之安石曰韶但建議提舉至於買馬即自有使臣本法但令依百姓交易若不良自是羣牧司不合納耳今私販亦有退馬則市易有退馬亦未害市易司為可置也彥博又言市易司召元瓘指使乃是還俗僧甚無行三司已劾罪令更不得赴市易司矣安石曰市易司募指使何由盡得篤行君子苟有無行之人亦未害市易司可置亦未足為韶罪向者眾誣韶引惹不效又誣侵盜根究亦已無之彥博曰上下相蒙三數年後陛下自見矣安石曰韓縝無庇蓋王韶之理只今事情陛下自見不

待三數年後也上曰韶招納未有效安石曰只今招出即是其效為用與否即在朝廷與將帥爾彥博又言招納無補安石曰不煩兵不費財能撫結生戶不為西人所收以為邊患焉得為無補上乃令復韶官王韶復官其月日專以元祐本即於三年十月六月二十二日并言之紹聖本後仍自安石止不復爭語下卻攙入三年七月十一日并韓縝打量一段考按殊非次序今復取七月十六日并三日所錄亦仍舊附此紹興本並削去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所錄亦未難見今對加太子中允敘云云無可削去也韶傳載韶五月十六日復入對韶奉詔入對帶保平節而實錄四年六月十五日復入對韶奉詔入對帶保平節度推官蓋韶以五月十六日赴闕六月九日對韶奉詔入對帶保平節著作郎續遷中允校理乃在八月九日對韶奉詔入對帶保平節詳遂并言之耳丁丑詔淮南兩浙荆湖南北江南東西路提點刑獄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四



濟王庭老毛抗李平一晏知止陳倩並兼提舉本路鹽事歲較鹽課增虧取旨增減磨勘年升降資序要見後來如何

大理寺丞盧秉權檢正中書吏房公事盧秉初置條

乘此以寺丞權吏檢七月六日又以殿丞除吏檢今不別出五年二月十八日除浙憲專提監

戊寅前權發遣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兼常平等事李元瑜特與一子官元瑜死王安石甚惜之言於上曰元瑜在成都以一身抗范純仁謝景初李杲卿及部內承望監司風旨之人純仁等皆莫能屈而其黨與多為元瑜奏其沮壞新法之罪被按劾又相度役事所至百姓輒數百或數千人為羣乞依元瑜相度施行仍乞免官司羅織不令陳述利便之罪然純仁景初等終羅織狀首及元瑜奏其事狀首乃得釋今死矣恩顧不及其子上

曰元瑜盡力宜與一子官馮京曰元瑜權發遣於近制不當推恩上特令與之又令中使護其喪歸葬又賜絹三百疋詔尙衣庫官物等併入內衣物庫仍改內衣物庫為尙衣庫廢綿州西昌縣入龍安神泉象州武化縣同州夏陽縣為鎮舊紀書廢三縣新紀削去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四終



宋師圖  
館藏書



